

幾輔通志

4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3129/82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八

記

明

永平府城樓記

陳循

京師之東有永平府蓋孤竹國也為禹貢冀州之地舜分十二州隸於幽至秦為遼西郡漢屬右北平魏為盧龍郡元為永平路國朝始改路為府置永平衛戍守府故有城築土而已洪武四年指揮費愚廓其東而大之周圍至九里十三步其形勢則東表碣石西界灤河大海在其南羣山限其北



山之外爲朔漠之地城有四門東曰高明南曰得勝西曰鎮平北曰拱辰門上有樓傍有雉堞相屬而於城之東南暨北三最高處又各爲樓以望烽火名之曰望高樓太宗文皇帝建北京以其畿內東藩爲重鎮襟喉之地朝鮮諸番朝貢必由之路乃增置盧龍東勝左衛衛所以控制守禦乎一方者嚴矣近歲朝廷慮典兵者久則生懈往往簡命大臣之剛廉者俾總其事且典其機焉聖天子踐祚之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麻城鄒公來學實以提督軍務巡撫是邦旣徧閱關隘悉設險固戍守

以防外患顧視永平城樓頽毀俱盡無以壯觀內服威視遠方會歲屢登人用咸給乃聚工材悉仍其舊而重建之贊襄之者則總兵官都督僉事宗勝左叅將都指揮僉事胡庸暨都指揮僉事羅政永平府知府張茂蓋經始於景泰二年秋七月十六日而落成於是年之十月十五日文武勤於奉公故用雖費而不以爲侈軍民樂於趨事故成雖速而不以爲勞以爲不可以不記其成之歲月乃介翰林庶吉士劉宣來請文書於石且以彰鄒公之美焉宣予同郡人嘗自永平戍舉進士固予所

愛重者而鄒宗二公又都憲總戎之賢者也故不
辭而書以歸之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
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
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
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
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
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
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

董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
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
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
往當之虜次臯亭三宮震動宰相遜荒挺身獨往
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
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
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
當死脫京口走正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苟
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饉
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

督南劔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
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
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
之忠誠能墮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
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
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
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
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
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
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

服哭祭之督府行在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
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
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饑諸葛武侯之鞠躬
盡瘁備於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
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
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
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
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
變爲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冰復之正統
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

說苑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遊梁氏園記

劉定之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爲蕭太后城卽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屬

故其亡也未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爲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也惡得謂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不因藩鎮以爲都而易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曷嘗創建都城乎其城僅存土爾甃皆爲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正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卽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插棘

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
夷猾夏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
豕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移
事改而懦夫豎子持畚鍤以斲甃掘土焉就其構
樓櫓立麾蓋喑鳴叱咤之故處而葬埋哭泣引紼
掩袂焉因其頽垣隳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
夕暉藝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摠林野
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幸夫聖明之
不易遭也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
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爲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

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
時相約攜具皆甚儉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
時微風埃中道憇一寺正統中大監僧寶所建非
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於土木有像在寺歸時風
止過太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寺僅
三之一云

重修豫讓橋記

倪謙

距趙城南幾十里水自東山來橫亘於道古有橋
架水上以濟行旅卽戰國義士豫讓死所也代久
傾圮於水裹足經是者咸病焉知縣事吳橋何君

友聞於正統辛酉由進士出宰於斯興踣起廢有
爲有守歲甲子秋八月嘗出按行至水涘爰仰遺
烈惕然懷感乃說駕召諭父老曰若知夫豫讓之
所以義乎昔臣事智伯感其國士之遇及智伯爲
趙襄子所滅壞地三分家無噍類而讓以死報之
挾匕首入其宮中塗廁以冀得志於襄子也至被
覺獲幸得釋又漆身變容吞炭變音違妻拒友必
欲成其志去伏於此橋下俟襄子出而圖之復被
覺獲竟斬其空衣而死屢仆屢起略不少變雖未
得扼其喉堪其胷而一念之加於襄子者固已盡

矣此其義何如也讓旣死於此橋其靈爽將不亦
依於此橋乎今頽缺斷壞民病於涉無讓猶將舉
焉矧有讓之烈乎昔南國愛甘棠不忍伐以召伯
生憇於此故也則夫死於此者能不加愛而忍視
其廢乎大義耿耿誠足爲委質事人之法吾將表
其跡以風厲吾民爾謂何若父老咸稽顙曰諾於
是首捐俸資哀輿情所樂助計得錢若干緡乃募
工甃橋以石中券水竇上隆旁殺廣二丈長倍之
高一丈五尺爲祠堂橋西以妥其靈費不在官役
罔及民踰月功以成告是年冬君朝會京師過于

家屬記其事予以君斯舉得三善焉夫追復古跡俾前人之遺烈以彰義之發也俾行旅之濟涉以便惠之及也俾斯民之趨向以勸仁之推也一舉三善其可謂能知爲政不有過於鄭僑也歟代之理人者非法令所急不皆加之意君獨急法令所緩若此非賢而有才殆將有不暇也君在壬戌癸亥歲嘗修建中鎮伏羲媧皇三廟又嘗修宣聖廟以暨城墉壇墠罔不完固其規畫率類此務民義敬鬼神君有之矣因併記之以告於後之人

宣府鎮城記

羅亨信

宣府古幽州屬地秦上谷郡元宣德府星野當析木之次入尾一度壤土沃衍四山明秀洋河經其南柳川出其北古今推爲巨鎮恒宿重兵以控禦邊陲大祖膺命電掃地旣入於職方謂瀕漠野盡徙其民入居內郡乃爲曠墟洪武初歲發兵營屯二十五年壬申始立宣府前左右三衛遣將率兵鎮之癸酉又命谷王來治焉捍外衛內之意益嚴矣舊城狹隘不足以居士卒甲戌展築土城方二十有四里闢七門以通耕牧東曰定安西曰泰新南曰昌平曰宣德曰承安北曰廣靈曰高遠歲次

已卯太宗舉靖難之師王遺城還京時止留四門
其宣德承安高遠并窒之以慎所守永樂甲辰秋
仁宗嗣分遣將臣大飭邊防命永寧伯譚公廣佩
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來鎮於斯脩營壘繕甲兵
嚴斥堠復命工甃圍四門創建城樓角樓各四座
以謹候望鋪宇百七十二間以嚴巡防二十年間邊
燧不興兵民安於無事宣宗及今上改元正統之
五年予自內臺奉璽書出巡塞北凡兵民安否糧
芻盈耗邊備弛張刑獄清濫並聽釐而正之睹其
城土不堅雨輒傾墜非直人疲於修築遇警亦不

利戰守因封章上聞特命都指揮使馬昇督屬分
兵伐石陶甃煉石爲灰以包砌之自辛酉夏啟工
時則有叅將都督朱公謙都指揮紀公廣叅謀戶
部侍郎劉公璉同寅協恭左右贊理乙丑秋又得
今總戎武定侯郭公玪以戚里世勲之重來代譚
公委心自任夙夜孜孜督同都指揮董斌暨諸官
屬嚴勵士卒殫力竭誠至丙寅秋九月工始完其
城厚四丈五尺址甃石三層餘用磚砌至梁口高
二丈八尺雉堞崇七尺通高三丈有五尺面濶則
減基之一丈七尺四門之外各環以甕城甃砌如

正城之法甕城之外又築墻作門設釣橋遇警則起以絕姦路隍塹淺狹尚有待於濬滌復卽城東偏之中築重臺建高樓七間崇四丈七尺餘五寸深四丈五尺廣則加深二丈五尺五寸焉上置鼓角漏刻以司曉昏晝夜十二時之節俾人知儆動而不懈於經理其簷二級南扁曰鎮朔北扁曰麗譙蓋取鎮靜高華之義其規制可謂宏麗周密矣總鎮諸公曰永固功成苟無文以紀來者孰知修營之難哉因速予爲記予惟城池者古今保民之藩屏也粵自周公營洛邑其制乃備後世因之以

基太平之治我國家列聖相承措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者亦惟城池是賴雖中州內郡列城相望而况邊塞乎諸公汲汲於斯真慮及萬世而不負重任矣繼自今人望層樓翬飛萬堞巖聳直擬古之金城天府亡外侮是憚也享其逸則思其勞允宜慎脩俾母有圯壞亦前後相成之義是用悉其本末勒之貞石以昭示無窮焉系以詩曰北有名藩曰維上谷原隰衍夷山川清淑三邊扼塞斯爲要衝內衛中國外遏羗戎立之屏翰鎮服疆圉戍卒雲屯如貔如虎都城匪堅鼎新砌營輦石運甃

六載而成諸將効勤衆工畢力手足胼胝一勞百逸金湯鞏固穹窿畏威海宴河清共樂雍熙我作詩歌紀功載政萬世無慮四方底定聖人御極壽祿無疆永保家邦地久天長

顯功廟記

商輅

中山武寧王蚤以雄材大略首從太祖高皇帝舉義平定天下混一海宇已而率師漠北收其餘民比還留鎮於燕慎固封守爲長治久安計以平灤榆關土地曠衍無險可據去東八十里得古遷安鎮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嶺東環石河西繞

形勢險要誠天造地設遂築城移關置衛守之更名曰山海關內外截然隱然一重鎮也自山海以西若喜峰若古北大關小隘無慮數百葺壘築塞旣壯且固所以屏蔽東北衛安軍民厥功甚偉景泰甲戌今右都御史李賓奉命巡撫衛人蕭汝得等合詞告言昔中山武寧王鎮此城池關隘皆其創建邊陲寧謐殆將百餘年矣願立廟祀以報土功爲請諸朝許之屬歲屢歉事未克就成化辛卯李進握院章追惟前詔因謀諸總戎募義斂材卜日藏事廼卽山海衛治之西建王正殿三間翼以

兩廡樹以重門繚以周垣興造聿始適巡撫左僉
都御史張綱下車銳意倡率時鎮守太監龔榮總
兵右都督馮宗叅將劉輔李銘悉以俸貲來助用
底完美實癸巳春三月也綱告成於上賜額顯功
仍降祝辭命有司春秋致祭歲以爲常山海軍民
聞命懽呼踴躍稱快有以見王之功德及於人者
深且遠矣李以事之始末屬守關兵部主事尚綱
述狀微予以記謹按祭法有云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王之設險守國使百年之間敵國莫能窺其隙
室家得以奠其居其功不亦大乎祠而祀之豈不

宜哉雖然王爲開國元勳當時南取吳越北定中
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王之功居多獨山海之人
思慕之深者蓋王鎮撫燕薊十有七年豐功盛烈
宜非他處比廟祀聿嚴有以也夫王姓徐氏諱達
鳳陽人累官太傅中書右丞相進爵魏國公追封
中山王諡武寧其履歷備載國史茲不重述姑述
立廟之意俾刻之堅珉庶來者有考焉

開平中屯衛新城記

姚夔

永平禹貢冀州之域秦漢爲右北平郡唐爲平州
元置平灤路我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遷都北京

而永平去京師五百里遂爲畿甸重地又以灤負山帶河尤爲要害乃於義豐舊縣置開平中屯衛衛自大寧沙嶺徙來今去州九十里舊有土城頽圯成化改元之明年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以其地密邇邊境宜有城以備非常奏准下有司講脩築之政於是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鎮守印綬監右監丞龔公總兵官東寧伯焦公相與協謀經畫而府衛咸聽約束擇廉濟官得永平府通判段璣忠義中衛副千戶陳利董領厥事計貨食之出入量工程之多寡因舊增新百堵旣完乃作南門以

正面勢作東西門以通往來浚溝隍布橋梁疏水道是故甲兵有宿室家有護晨昏警嚴鐘鼓分明民居帖然誠可謂一勞永逸者也周計尺九千二百七十有八高爲尺二十有三始事於成化三年十月一日訖工於明年五月十二日通判以是役鉅而不費重而不勞上衛乎國下庇乎民巡撫鎮守總戎之功不可無記述以示後乃次其顛末來請余文余惟城郭溝池有國者所當設也然設必有時我國家承平百年於茲四方無患而城郭溝池惟恐其不完固者誠安不忘危之意也况京東

保障之地乎雖然民非兵無以衛兵非民無以守
城具矣而守之非其人與無城同人得矣而治之
非其人與無人同故曰地利不如人和長斯衛者
盍思有以和其人而善所守哉庸書此俾刻之城
隅以告諸執事

遊西山記

李東陽

西山自太行聯亘起伏數百里東入於海而郡城
中受其朝靈秀之所會屹爲層峰滙爲西湖湖方
十餘里有山趾其涯曰甕山其寺曰圓靜寺左田
右湖近山之境於是始勝又三里爲功德寺洪波

衍其東幽林出其南路盡叢薄始達於野乃有玉
泉出於山噴薄激散爲溪池池上有亭宣廟巡
幸所駐蹕處也又一里爲華嚴寺有洞三其南爲
呂公洞一竅深黑投之石有水聲數步不可下竟
莫有窮之者又二十里爲香山樓宇臺殿與石高
下其絕頂勝甕山其泉勝玉泉又二十里爲平坡
寺俗所謂大小青龍居之迥絕孤僻其勝始極而
山之大觀備矣成化庚寅四月之望刑部郎中陸
君孟昭與客遊之辰至功德寺南至於玉泉又南
至於華嚴又西南至於香山坐而樂之曰美哉山

乎而不得在西湖之旁造物者亦有遺技乎或曰
其特靳於是或曰物固然耳造物者何容心哉因
相與大笑望平坡遠弗至乃循故道歸過甕山登
之孟昭曰惟西山實勝都邑不可闕好事者之迹
然官有守士有習不得巖探窟到於旬川之頃取
適而止無留心於茲蓋有合於弛張之義者不可
以不記

門侯水利記

李東陽

洩地利之藏以補天功之不足者事之難也捐一
朝之勞以爲萬世之佚圖者功之大也故禹功與

乾坤而俱垂姬澤與溝遂而借流末代苟簡莫克
與此間有循良之吏師古聖人之意則亦隨其惠
之所及而起斯民之跂慕或廟而祀之或指而姓
之名與其所修創相終始若白公之於涇召信臣
之於南陽蘇子瞻之於杭是也後世有克任其難
而大是圖者雖未可卽與於聖賢之事而一時民
心之所歸亦獨非君子之所嘉與而樂爲後世勸
者乎順德府有百泉河自邢臺東注南和之河頭
郭村舊有石橋水門止二券水洶難於容受歲一
奔潰怒氣噴風泛濫有聲及或爲患且能激沙淤

民田多所墊溺又有故渠士民所仰以溉沃者苦山水漲日就湮塞吏其地者率相習以爲難至置不問成化丁未宣府門侯往蒞南和縣事信字政通百隱皆達爰曳石鳩工增廣其橋爲三水門以殺水勢而又築隄以豫捍之繼疏六渠以灌田用是早備澇攘天時不能爲之災利興害除地靈不能秘其寶聲隨事彰澤以功流在上者以爲能欲奪治他邑而邑民不忍侯之去已也相率留之旣得請且度小邑之不能久留侯一日或去無以嗣其功也於是耆老范英輩候於道奉書求予記且

言侯之振頹起弊類此者若干條其大者則建郭門橋而構樓其上奪所占牧馬場三百餘頃以贍貧民之補馬者餘皆息盜止訟之實惠要之侯今之良有司也不然則簿書期會亦足以塞責而何汲汲焉犯此難且大者之爲慊邪予故樂爲之書以告世之怠吏若其民之德侯果如召父之云而所稱述必欲如白渠蘇隄然者則有此渠與橋隄在至於役之歲月工之名數橋隄與渠之丈尺及費所自出則虛左方以俟民之自書庶得其詳且實俾後之記河渠者有所考云

撫寧縣城記

彭時

距京師之東五百餘里有府曰永平自東八十里
有縣曰撫寧是爲永平屬邑蓋其地在漢隸右北
平郡漢以後率多荒廢至金大定末升新安鎮爲
撫寧縣撫寧之名始於此元初撫寧與昌黎鄰地
或併或析最後乃並置焉國朝因之洪武十一年
知縣婁大方以避寇故請遷治於兔耳山之陽永
樂中復卽舊治置撫寧衛而衛與縣相去十里許
皆未有城居者凜焉惟外患是懼時提督左都御
史李公秉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本乃具疏請城

衛并復縣治學校於一城於是鎮守右少監龔公
榮總兵官東寧伯焦公壽相與賦材鳩工命永平
府同知劉遂撫寧衛百戶郝銘督率軍民分工築
砌始成化三年三月一日越明年五月告成周圍
一千一百五十六丈高一丈有九尺其上爲梁口
一千八百七十其東西南北闢門以通往來縣治
學校並列於內同知劉遂指揮毛綬具事本末致
書兵部左侍郎昌黎張公文質托以求予記予惟
天下郡邑有僻有要恒因時勢爲輕重撫寧之地
在唐宋以前僻居東北未之重也迨永樂肇建北

京爲畿內要地蓋其北密邇邊徼東控扼山海爲
遼陽襟喉其要且重如此故軍衛置焉所以安民
也而縣與衛異治非因循之過與茲當承平百年
之久所宜思患而預防闔公於是首倡請城之舉
而龔焦二公乃能諧謀經營以成厥事可謂得大
易設險守國之義矣雖然險可設也不可恃也繼
今軍憑城以爲固民資軍以爲安拱翼京師將有
賴焉司軍民之政者尚思和輯其心使居有以樂
患有以捍長治久安永爲京師之巨防也春秋凡
城必書爲重民力茲所爲書者不獨重民力且將

使民德諸公不忘其告來者是修是葺益善其政
保民於不怠焉

東鹿城堤記

呂 柟

東鹿保定隸邑也治在正定東滹沱河自雁門來
經靈壽平山晉州深州至於直沽入海而東鹿間
於晉深滹沱故道南東鹿三十里然縣址卑而沮
洳滹沱之來也西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綿蔓甘陶
自平山入松陽自楸山入衛自靈壽入而派濺
脂諸水亦以次入故滹沱至東鹿滋大北凌東鹿
城四城故有堤以障水水殺後邑民或犁堤藝穀

堤漸彝西北迤東猶如帶存正德乙卯秋大水晉
涅槃口決滹沱濫於東鹿沒了河潰城西北堤西
北堤決徑淪四城城外積淤高於街巷公私舍半
傾頽辛巳秋患愈棘城內水或尋丈高貧民逃入
鄰邑富者編筏而寢食焉縣令臨潁谷鍾英障不
能止乃告郡守陽武王君德輝時病臥攬衣起至
則城且陷乃召束鹿士民之留者曰患若此屋產
且勿言其如爾父母妻子何尚可叉手歎息待斃
邪令家三人爲固填決壑得千人晝夜填填口愈
狹水愈急乃爲文告於河有頃決合自始填凡五

日時歲方沍寒而德輝扶病督率反瘡因曰不一
勞不永佚如復舊堤斯束鹿千歲之利也乃興役
四千作堤四城堤基皆廣十丈上廣六丈有五尺
高丈有三尺長二千一百丈有奇以郡判劉君濩
提調谷鍾英統領諸役堤足皆樹檉柳內外盤錯
工始正月至四月而告考乃問記於柟柟近過保
定遇憲副賈會期於途其言德輝之救束鹿略亦
若此夫昔德輝之爲御史也先帝所諱言者建儲
事耳德輝乃屢抗疏言之及其守永平鎮守太監
誣民謀叛德輝平反之至係禁獄七月而不悔今

東鹿之陷溺身嬰厚病觸風霜程畚鍤躬執其勞
忘其病不亦宜乎嗚呼格天存乎信建功存乎仁
使力存乎度敬上存乎忠慈下存乎公謂德輝庶
幾乎此五者非耶嗣治保定者幸無棄其烈德輝
名光同戊辰年進士嘉靖元年冬十一月記

大陸澤記

石 瑤

瑤嘗浮清源道出寧晉問渡於所謂葫蘆河者平
波曼衍一碧千頃芡蒲菱藕魚鮭之利民咸取之
供賦稅借謂之水五社蓋五社之民沮洳弗田力
胥此出故也噫嘻此其古所謂大陸之藪與禹貢

大陸既作是也顧古之大陸地當不止於此今近
澤數縣之田疑皆禹平水土後民始耕作至於今
也至觀班氏所謂大河逾澤水至大陸布爲九河
則亦臆揣之論今大陸與大河絕不通顧其地相
邇不出三百里有此附會耳不然豈古今陵谷之
推移刷盪盡失其舊與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
薄落之水亦謂此漢時其地猶有薄落亭今云葫
蘆河者恐或其聲之訛傳與

滹沱河記

石 瑤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

音韻通志 卷之九十一 三
滙爲三泉流稍延曼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
之海按班固敘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
蔡沈疑之蓋亦惑於夾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
淪沒於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非之夫九河
固淪沒於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沒乎滹沱固不與
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者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大
河播而爲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睹身歷而
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滹沱亦未見
其的不爲徒駭也顧太行以東地勢頓下日河道
淤沙窪壅不常旁無間壑以洩水怒故霖潦相仍

山谷諸流叢奔會趨汹涌而至敗城郭沒田廬其
害有不可勝言者今禹貢舊道旣不可見而西漢
於此置蒲吾渠通漕船亦湮滅無跡豈非亦以茲
水之害甚不可疏淪而廢與河經藁城自國初至
今不知凡幾徒成化壬寅始迫城下淨土寺沒焉
自後每秋漲至則汎濫於縣三五十里市野皇皇
無所遁棲適有天幸未爲洿沼弘治六年太守張
君淑始開新河於郡南費萬計未再逾夏水大入
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氓相傳云是河不宜修築
惟祭則可蓋神明之也則戲禮諸侯得祭其境內

山川則祭典固不可闕然禦菑捍患以寧邦家爲民父母者職也往者宣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具在疏理之功亦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否耳使善工相高下量順逆遲以歲月鑿山開原廣拓水境要其上流而放之寧棄百里之地以全城池則雖鑽龍門析伊闕尚可爲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爲石隄以捍之亦再歲之利也又其上者平政惠民薄聚斂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天時使五行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永無墊溺之苦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迂之則

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之末如何矣智者試反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爲老生之談哉

雙忠祠碑誌

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而歎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其臬成大者罔卹其

小故欲啟遐詔來必有闡名撫實於是鳩工庀物
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時
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
起瞻壯睹望之巍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
之過之歛以悲曹者問之知黷焉內摧逐臣故子
過之涕滢滢垂亦有顙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輟爲
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子李平曰
余曩道歌之墟蓋數謁于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
見逢墓於心實摧而不自知涕滢滢下也然謨記
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紂無逃之義

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
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
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戚疏
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
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
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
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
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鸚雀與孔鸞長短
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
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

秦奚不使戰國君爲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
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於辛惡來胡久於人
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
橫從橫始於橫議橫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橫者必
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子旣賦迎送神詞三章俾
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鐘以妥靈侑尸矣乃復
載祠由并私所撰說刻之碑曰斯文也余蓋嘉伍
子績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宰邑之年是爲正
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蓋遣邑學生王漢陽桂來
言碑事

琉璃河橋隄記

雷禮

良鄉縣迤南四十里村名劉李其地窪下爲積流
所潴有河一道志稱琉璃卽古聖水自房山縣龍
泉峪諸泉會合於此經霸州東注拒馬河入海時
逢霖潦散漫奔潰百餘里凡陸輓踈馳者動阻滯
不能涉甚或四方驛輳坐視愆期嘉靖乙亥皇上
駕幸承天覩民艱涉惻然憫之比鑿回勅工部尚
書臣甘爲霖督修爲霖以病去不終其事越歲乙
巳復命侍郎臣楊麒內官監太監臣陳準袁亨建
石橋普濟各以績敘然無隄捍禦每遇溽暑水發

環橋南北盡爲巨河難以越渡往來病是者又闕八年矣會辛酉仲冬事聞當宁蒙諭尚書徐杲曰良鄉河橋屢勅大臣督理水勢漲未見東下茲降帑銀八萬兩爾總理之勿令外知恐民費財也杲受命相度建議修築二隄專用條石中添小橋一座并設水溝以殺水勢其各漲丈尺數目盡圖貼說以進臣杲曰皇上體上天大德利濟元元吾輩職司橋梁道路不能先事弭患致厪聖懷責實難辭况部庫所貯分毫皆皇上財也敢煩帑藏具疏請任事荷旨俞允於是委郎中臣王尚直員外郎

曾一經同內官監太監亞楊用分理其規畫悉臣杲所定凡爲隄南北東西共長五百餘丈橋一座長四丈五寸濶三丈五尺高一丈三尺五寸水溝八道又親飭欽立元恩咸濟坊凡二座至壬戌孟冬報成上遣臣徐杲懸扁祭謝溥賚有差於是臣杲立石屬臣禮頌述聖德垂示永久竊爲萬古稱盛治莫過於堯舜史臣稱其仁如天其德好生者以心存溥濟不忍一夫一區咨墊而已而橋梁道路尤爲王政所急今我皇福民利濟常存心於天下至誠懇切如元德包涵故一聞民之病涉有如

已實溺之不容以自已者其所以發帑藏不欲勞民費財真昭格乎穹昊之表與堯舜同一揆矣卽今石隄延袤與橋相連哀若橫帶使萬國輻輳而至澤及商旅農氓相與歌忭於途謳溢於野不與平成之績萬世同其永賴耶是役也臣禮不過祇奉德意率舉職事而臣杲之調度區畫實能爲九重分憂播之無疆不徒隨事效能而已因記其顛末以告來者

遵化巡撫行院題名記

彭韶

國制十五國各歲遣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宣德年以關中江南地廣而要害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江南盜起北邊戒嚴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京圻巡撫肇自麻城鄒公時當景泰初疆圉孔棘簡公提督軍務總理糧儲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整飭紫荆倒馬等關兵備又設山東按察司副使從公問刑公受任脩關城整戎旅且召兵民分屯耕守自食其力百廢具舉勞苦而功高順義李公代其官時幸晏然乃散兵歸民籍其糧歸官邊儲獲助天順改元召入爲大理而院中罷

成化初採言者議擢關中閻公理邊務撫順天永平河間正定保定五府公銳意事功腹裏城池多所修築任事乃得謗歸無錫楊公繼之兼撫大名廣平順德凡八府頃之遂上言畿輔地廣宜據居庸關中分命二人巡撫爲便從之長清張公實分於此楊公雖居不久然吏民咸服其能焉盧江汪公嘉魚李公陽城楊公嗣以整飭邊備巡撫二府列銜至於今也張公訓練有方汪公於出沒盜區建置巡徼李公舉州縣泉布貸民取息而荒政有備陽城剗蠹弊興學校整墜廢未幾謫去而不肖代之短淺自愧徼福明時連歲有秋邊郵無警則惟申飭功令敬畏晨夕不敢妄有更張間質師言得羣公之槩願學焉未能也噫羣公勞而予逸承之俯仰五載恐陳事益遠亡徵爰題姓字於壁俟後人焉

張家灣城記

徐階

自都門東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張家灣凡四方之貢賦與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於此則市馬僦車陸行以達都下故其地水陸之會而百物之所聚也嘉靖癸亥冬世宗皇帝以有警詔發營兵戍之

先聲播聞寇不敢犯然戍者無所據依晝夜被甲立勢實不可以久甲子春順天府尹劉君畿因以城請司空雷公禮上議曰城於戍便於守固世宗報可勅順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歐陽昱內官太監桂琦以二月二十二日始事財取諸官之贖及士民之助者木取諸營建之餘輒取諸內官廠之積石取諸道路橋梁之廢且圯者夫取諸通州之衛卒及商若民之饒於貲者工旣舉而財不時集階具以聞詔光祿寺出膳羞之餘金三萬兩貸之於是諸臣咸悅以奮而巡按御史董君堯封王君朋

楨程督加嚴越三月遂以成告周九百五丈有奇厚一丈一尺高視厚加一丈內外皆甃以磚東南濱潞河阻水爲險西北環以壕爲門四各冠以樓又爲便門一水關三而城之制悉備中建屋若干楹遇警則以貯運舟之粟且以爲避兵者之所舍設守備一員督軍五百守之而灣之人南北之縉紳中國四夷朝貢之使歲漕之將士下逮商賈販傭胥恃以無恐至於京師亦隱然有犄角之助矣仰惟國家建都燕薊百六十年於茲乃灣之有城實自世宗遣戍之詔始蓋世宗雄才大略出於天

縱而訏謨睿算又得於夙夜計安天下之心非偶
然者其功在社稷廟稱爲世雖未易以名言然此
固其一也夫覩河洛而思禹情也亦義也今而後
登茲城者於世宗能無思乎誠使文武吏士體保
固郊圻之意而殫謀以殿封疆兵之守者懷據依
之便居處之安而竭力以奮武衛其在賓旅遡周
防曲護之恩而各修厥職以供朝廷之事則庶幾
爲能思世宗矣階不敏敢因紀成以規焉

順德府通判廳記

歸有光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

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
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
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蒞
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爲也獨承奉太僕
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
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
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
水間以是爲樂而邢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
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
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

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爲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史自娛顧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爲廳記使樂天有知亦以謂千載之下迺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歸有光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弊法未爲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弊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迺郡人爲言此官於今唯以無事爲得職余歎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

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遜去余時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懽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既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於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熟惟閑居不捶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郡人筆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亭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歷黃榆馬嶺記

王世貞

余歷三關返邢之內邱宿晨由內邱出南門異道而行可四十里得陂陀土山又數里轉山足爲黃

續通志 卷之九十一
寺使者當屯所也署踞寺門而廬割寺三之一前
伏泉如濟滙爲池中有亭亭焉折而右度嶺得大
澗兩山夾之中流泉鏗然鳴巨石如象而黑者累
累若下飲循澗可二十里得村曰米花度米花村
數里得一嶺始與泉左嶺益高忽下墜爲谷若井
然山類多土亡奇者稍可以出忽蒼翠而聳出其
背爲障數闕可以架筆問之士人曰此所謂龍霄
山也又穿一二嶺久之山益束而陜兩壁陡上數
百仞奇石擎攫爭奮爲下輿猿接縈紆乃上步數
躡又可十餘里山忽兩却而闢成巨壑可屯數萬

人旁稍高阜居民廬之百餘家突起而壘者二其
一寺據之其一曰宋家莊堡亦使者當屯所也堡
距黃寺可六十里許其西北距黃榆嶺七十里而
遙西距馬嶺五十里而遙西稍北距錦繡堂嶺四
十里而遙堡縮之蓋走太行要道也余宿堡四鼓
乘月起擬之黃榆行五十餘里類多大澗雜石低
昂土山余甚厭之以其勝不能當龍泉半而亡何
度一嶺稍下山四却而闢其圓若規道欲絕者徐
睨前旌旗如左元放破壁而入迫之得一間道僅
容馬兩崖造天石色秀削太古水聲淙淙不斷蹙

沸泡起中石輒韻旋轉十餘折仰視天亦隨而迂
迴者色或青或蒼或赤以山映之故泉益雄石益
爭勝中有偃石從數丈許衡半之其潤可以碑過
半里許始出峽崖復稍稍闢矣遙望右崖際天直
走而西上爲連城自然睥睨樓櫓懸壁千仞中忽
有泉注而下爲柱得日若瓊得空若琉璃無所得
若白銀下飛瀑絕陁左崖鳥道千折而上爲關石
奇秀萬狀余足數踣氣拂逆然時時心語龍泉勝
乃不能當此半幾欲奪彼記語予之旣抵關肩峻
壁而脅大壑不知幾百千仞關口一橫澗澗之橋

而度已度折右上里許得山頂以爲山盡是矣旣
登而西北望高倍屣者十者百者不可窮至目境
盡而止信乎稱太行天下脊又云上黨者天與黨
也歸宿宋家莊堡以當祀纛還順德暫還大名又
旬日復屯黃寺再之宋家莊乃上馬嶺馬嶺道近
黃榆十之三險半之饒水泉雜石爲足抵夕宿於
關大風起轟殷若席捲三晉而東擲之海予臥石
室中惴惴不能寐五鼓風息起閱西城關兩山中
斷若劈巨靈斧者下視寥閭不見底爲橋道之其
西不可以旋馬蓋天險也已歸正東見紅日抹一

線徐出巨甑千山若燒爲凝睇者久之戍者曰錦
繡堂大率馬嶺類也而道小無宿所予乃命張倅
行視申約束而罷

順天府重修候氣室記

申時行

國家建日官以授時作事占步推測之法甚密而
順天治輦下其制特詳每盛德在木迎春於東郊
先五日欽天監奏遣其屬一人往候氣其布瑄實
灰重室略如舊法隨方占之以氣發斂知歲稔惡
所司奉行以爲常然其掌故莫得而詳也府故有
候氣密室在東北陬歲久頽圯乃就空廡中行事

一切取文具無有言修葺者京兆新城王公會稽
朱公移書大司空請更作奏上報可乃以公廩之
美貿財飭工卽故址爲室若干楹二公能崇天道
敬民事興敝補闕亦足以知其政矣

香山雪遊記

王衡

余以前歲遊真覺寺訂雪盟比連日雪乃鼓舞周
季良同客尤伯固王元敬張伯新遊焉甫出門目
神外淫雪又彌甚遂遣童子歸將襪被來而止飯
真覺寺據浮圖騁望間露石骨者隨捧雪綴之飯
已循堤行則黃日已逗雲影中遠近諸山黛白錯

而東一山受晡日色獨爛如丹霞驚睨者良久比到香山且昏夜矣賴夾道積雪奕奕道余行俄而星見天井山僧報曉霽急科頭起則千峰一雪凍雲頽倚山頭如醉玉人乃將諸子涉環翠亭雪徑深二尺許從者幾以雙趺印之觴數行轉而憇於碧雲之余公墓平臺坐林巒中眺雪頗勝已乃從舊道歸則昨日之絲者繭環者化爲玦矣因相與錯敘其勝今雪毯毳欵舞且倦且驕舊雪晶明浩漑積矣而若不有試從卑望高如鉢和國人仰面不見山若登高臨遠則又身在淨界視三千大千

沙磧皆淨土也其封谷完其揣樹密其印沙如鳥篆其附城郭若魚麗其幕紅寺襯落葉俄淺絳俄又淡黃種種作態可喜至於寒雁空橫素鳧旅坐暗泉界響老松低枝枯蘆有聲村火斜出於是間更有深致吾曹載高簷帽披貂帽輸奔車鞭蹇爭相指盼以爲山林入吾畫圖而亦知吾曹乃山林畫圖中人耶季良叫曰此致佳固安得不消之雪而弄之余曰噫嘻自古汗竹繡石簪筆技劍者等於朝雪而况雪乎子欲得雪而不消者則爲玉爲鹽爲絮爲練種有幾似矣而實非此歐公所簡棄

也且子寧粉增乎寧雪減乎傍一客應曰然雪則何必不消顧吾輩雅善消雪彼熱肺腸子封簾守戶者吾猶得以頃刻之觀傲之余曰毋人各有適子以徽之舟東郭履鄭棨驢爲至矣乎則風不出雨不出之叟亦能笑人顧謂伯固子第圖之余姑爲之記時萬曆庚寅陽月六日也

趙州重修尊經閣記

趙南星

趙州守王公先爲臨城令忠信廉愛士民使之當事者以趙州衝劇自關西范公後垢敝難治乃以王公爲守未幾而賦均盜息諍訟鮮少州學有尊

經閣欲仆柱之以木公欲脩之而難其費會州民陳九洪掘井得銀盃等物以告公以聞之觀察游公游公曰擇所用用之於是以脩尊經閣其市物如民間之賈其役夫如私家之直督工者亦給飲食之費公每漏下四鼓卽起視事至天明門外空無人矣日再至學宮巡觀衆見公來益謹呼趨事始於前八月至九月而落成閣之前有敬一亭亦頽壞公捐俸僦夫匠脩之後先功訖以報游公謂宜勒石以記其事公以屬余余聞王政不外教養而養尤急故虞廷命官先稷而後契今天下之民

高車通志 卷之九十八
三
屢遭饑饉而不講於薄征緩刑之政弱者殍壯者
流黠者揭竿矣游公約已厚下夙夜憂勤會所屬
被災躬自行縣問疾苦議振業之若痼瘵於厥身
王公一錢不取於民俸祿僅充衣食而時出以紓
小民之困夫如是而後可言教也不然閭閻之中
愁歎怨讟此皆爲士者之親戚鄰里也而徒飾宮
墻起學舍欲人興於學絃歌禮讓豈不難哉余伏
處岷巖實賴仁賢在位以獲談經授徒無豺虎之
患是以樂爲之記

重修恒陽書院記

趙南星

今天下郡國學宮之外往往有書院所從來久遠
矣蓋當道者掄學較之秀而羣肄焉所爲弘闡國
家作人之意甚盛美也自江陵相國持權其鄉之
士譏之遂遷怒而盡毀天下之書院正定故有恒
陽書院至是廢至壬午遂改爲遊擊將軍之署壬
子當大比士督學缺人上命直指汝南傅公攝其
事得人爲盛遂決意興復明年正月檄府別建遊
擊署而以書院還有司發贖鍰七百餘金中丞汝
南劉公郡守周公司馬陳公佐焉經始於正月成
於七月重門之外爲坊內爲講堂東西爲精舍凡

十四所講堂之後爲長廊有堂有廂後有水亭一
如舊時之制又置田以資給諸生於是三十二城
之名士皆至有文學造余而問曰今之教士不以
道德彝倫惟文詞之尚如是則郡邑有學宮矣又
益之書院是不過使諸生多取科第而損公帑勞
民力倘亦可以已乎余曰卓哉吾子之問天下之
無教化久矣然道固不廢文詞之所稱者非道德
彝倫耶心會而身體之古教化在其中矣夫國家
設科第以羅士士非此莫繇自致江陵故楚之貧
諸生也繇科第進一旦而肆滔天泯夏之惡彼其

蒙被國恩豈不厚哉爲善者不尊顯則名不彰爲
惡者不尊顯則身不亡科第自榮非人則辱士在
所自樹耳蓋己巳之歲余讀書恒陽書院當道者
聘請阜平廣文艾純卿先生楚平江人也博學能
古文平生慕李獻吉之文章氣節數向余道之明
年庚午余隨諸君子舉於鄉是歲得人稱盛多出
艾先生之門者頃之先生入爲刑曹丁丑劾江陵
奪情事遣戍明年而廢天下之書院江陵敗後艾
先生起爲蜀開府余不肖生鄙小縣自見艾先生
而後知覺漸萌志意稍立故教人者不厭多方好

學者不厭多聞時周公屬余爲記余旣爲述其廢
興之故併記與文學問畬之詞以明當事者作人
之意爰勒石章用垂不朽其詞曰萬曆初載楚士
柄朝猴冠而虎媚於昏椽妖進直屏毒流天下帝
欲其逋奪之所生於位宴處鄉較騰譏繩以烏烏
擱焉馮怒毀其講堂無令聚議比於盜藪在恒山
者豎以大旗爲將吏府綿歷三紀人忘舊貫改作
是仍傅公乃來持斧問俗兼秉文衡毅然舉廢片
言立決數月告成頓還榮觀中卷畢集絃歌有聲
恒山之陽雲垂華采天宁昭明嗟夫已氏文不可

偃永被惡名愷悌君子協心作人福祿攸從庶士
念哉必忠必孝爲國榦楨

重修神武衛公署記

趙南星

正定古恒山郡畿南重地也洪武初天下甫定分
隸諸官軍於鳳陽錦衣等衛厥後分封諸藩調神
武衛爲秦藩護衛至宣德中革去護衛悉赴京師
其時獨有真定衛守土者上疏得請畱神武衛於
真定創建公宇宏敞深邃迄今百八十餘年矣承
平日久武節日弛而綰綬者各有私第衛署任其
傾頽遂爲鼠坻蟻坦不可忍視萬曆甲寅春聶立

中來署衛事入其門喟焉愾歎問其圖籍則藏於
吏胥之家至其最後西北有阬焉約一畝有半深
三丈許蓋創建時取土於此云立中遂請諸當道
修葺之凡三月而告成堂廂五所六房儀門官庫
悉還舊觀相其地勢左右相頽乃悉鏟其贅土以
納之阬而阬夷往者衛事抗敝日甚一日幾於搏
手不可爲自立中至而千夫長百夫長咸自濯奮
願知屯糧之催徵委任得人而逋負悉完衛軍之
健訟者嘆然不敢動簿領委積多年沈閣者今皆
消散無餘矣絲斯以談安在衛事不可爲也則立

中視公家事爲其家事也今夫人之作室者有地
形唯隈而不爲平治者乎有掘土爲阬而不填者
乎歷時之久至百八十餘年者乎無論於彤家言
爲凶卽睨視而念及之有不能一朝居者昔魯叔
孫婣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漢郭林宗每行宿
逆旅必躬自灑掃此皆傳舍也而不肯苟處矧其
出政臨下之所而阬塹在側至於數世又任其傾
頽而不顧尚望其挺身躍馬建功於塞上乎非立
中至則將不復有所謂神武衛者矣立中定州之
世指揮也少而業儒經術大通以父命襲職立中

威儀棣棣志芳而材駿見武弁摧抑日甚有以自守不爲非禮調俗嘗爲薊鎮守備其觀察戾人也以夙郤害之仕三十年而猶結衛符彼仗鉞登壇者皆何人哉立中屬余記且問堂名于余余命之曰德義堂其說在趙衰之稱郤穀也立中有其風焉

饒陽縣重修近聖書院記

趙南星

異時天下郡國往往有書院而饒陽有近聖書院嘉靖丙辰令張公仲孝所建也隆慶丁卯邵公型修之萬曆初江陵擅政盡毀天下之書院而饒陽

以僻邑獨存辛丑翟公燿再修之壬子關中萬公下車未幾卽至其地發草除葳而入睹其頽圯之狀嗟歎久之時歲向暮矣越明年百務就緒上下交孚乃議脩書院首捐俸百金令出而士庶響應輸者忘費作者忘勞凡五閱月而告成廳事三楹後爲尊經閣傍爲號舍二十間閤門屹墉廖朗岑寂可以盪懷可以凝神公乃掄邑士之秀出者聚而共給之約期會文而指示之時時爲講身心性命之學邑士聞所未聞駸駸興起邑之老先生奕菴路公余所厚善也學博嚴君心師王君以德李

君服周命諸生田播屈允直陸文邃李芳春持路
公書來求記余每歎今之世可謂極衰何以徵之
士大夫以講學爲姍笑曰古人未嘗講學然則孔
孟程朱與其徒講問者何事耶或又曰古人之言
備矣不必更言夫古人之言今人一一行之則可
也而率咫尺之不行又禁人勿言不亦惑乎春秋時
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
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又曰可以無學無
學不害春秋去古近其朝會聘問未嘗不講禮也
其讌會未嘗不賦詩也其動作威儀未嘗不言敬

也而猶曰無學不害蓋以載籍訓典爲學而不求
之身心性命故也矧今之時教士用人皆苟且益
無所用學是以臣紀士風皆壞勦襲記誦可以取
青紫其高等者一旦而頡頏公卿故不貴貴少而
得志髮種種者可厭也故不長長人生都華廡多
金錢耳何以仁義爲故不賢賢不貴貴不長長不
賢賢大亂之道也今朝野皆然此不學之故也倘
士大夫不以講學爲姍笑而勤心從事焉則君子
日多風俗日厚國家生民有攸賴而天下可治萬
公之爲饒陽教化大行閭閻清美上下逖邇莫不

頌服此講學之效也夫欲爲良農者必講於穀造
之宜欲爲良醫者必講於鍼砭之術欲爲君子者
必講於聖賢之學內之以修身外之以救世無出
於此者書院之修議者鮮不以爲非此時之急務
修身救世無時非急務者此時爲甚非萬公何足
以知之哉

滿井遊記

袁宏道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則飛沙
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
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

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鵝於時冰
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
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爲晴雪所
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顰面而善鬢之
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
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壘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
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
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
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

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已亥之二月也

遊紅螺嶮記

袁宏道

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狹從雲會門而進山始巧始織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酷從灣至觀音洞久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鏘劃其中爲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而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郭立而陰故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實中多老衲或居至八十餘不

下聞客至則競出觀導者曰老未見冠履也問爲青曹則曰是余宗主笑而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樵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日取道焉而遺之睫前是可歎也已

遊房山記

曹學佺

萬歷己亥正月立春予在都門縱觀燈市因與陳參軍道源出盧溝橋西折之房山縣早聞千百成羣觀聽喧雜忽入幽僻則蕭然形影相弔也夜始抵縣路迷無人可問到亦無一人識投逆旅舍食

訖閒行斗大一城半爲山根月色皎潔積雪地上
是去京華未百里正上元之初夜也人家皆閉門
有三四人酒酣擊鼓歌唱於市以爲狂忽觀客詫
異目攝之予亦趣旅舍主人曰歸何遲城中夜深
有虎飼人客不知耶又山坳往往龍蟄聞人聲觸
其怒必震起予相顧咋舌此光景夢寐所不到也
明日問入山之徑無人知者有老叟傭於寺願爲
向導出城行六十里所過村落曰瓦井曰天光曰
孤山口皆與山勢爲升降人屋上結茅蓋以石皮
冰溜掛簷間不絕澗傍有殘冰馬齒之解饑渴無

賣漿之家馬上食所攜餅餌而已孤山口始有一
翁迎客入致敬敘杯酒聚村人看之過則崇山如
環幽溪如帶時時涉溪沿壁踐苔捫蘿乃至山麓
有一菴焉爲諸峰所覆如狻猊之昂首也客始休
車馬結束以入亂山巉岩兩壁相距中開一線鳥
道盤旋五里至石梯梯卽巨石五丁鑿爲坎僅容
半跬高數百磴左右兩鐵絙長百尺山巔下垂陟
者緣之手足分任其力蓋左迨無極之岩而右臨
不測之淵矣梯盡處有小菴可憩折而東北可一
里至山門入門始昂首見諸菴縱橫稠疊處於懸

崖峭壁蒙茸之內如鳥巢然所謂禪棲也獨上方
寺正中如負辰以居躡千百磴始可到傍有兩澗
流下聞而不見水其上有冰封之耳又東折而往
則連崑層陰雪堆未化獨有古柏青青龍蟠虬舞
出雪之上其崑軒揭如仄奇秀如雲穿注如蜂房
燕壘崑下有泉深三尺廣倍之面一平臺又十倍
之相傳開山時有龍占此禪師叱之避盡挈其山
泉以去師飛錫擊其尾留泉僅滿斗今山卽名斗
泉也山下有洞尚隔一山說者以此山空腹寺徑
達洞然人必自其上行上行必徑前峰孤圓突兀

形如摘星望之甚憚陟亦可至峰半可頽諸菴巔
亦劣平尚不見洞又下五里入洞如一城僧家依
洞爲窟石牀茆扇可掬爲客煮茗初不有水以葫
蘆繫腰至洞裏取水曳之出入尋縛枯藤爲炬鱗
次而進第一洞猶隱隱見影二洞以內卽黯黑無
光三洞是一小竇圍可三四尺深五六丈伏地匍
匐束身蛇行卽僧所曳葫蘆處也入三洞倏高廣
燎炬不見頂傍有一潭石蜿蜒如雙龍狀其中圓
光如珠於是取水焉抵九洞無路有穴如井入者
後人躡前人背丈餘復空濶但霧氣蒼塞履滑衣

濕不易前進至十三洞路尚不窮云過此無奇興
盡返矣大抵中以一曲爲一洞十三洞約有六七
里洞中之石玉白鏡瑩削爲琉璃踰寸明徹其境
之最著者曰蓮花山片片如青蓮瓣曰龍虎宛肖
龍虎曰長眉祖師兀坐岩畔眉脩然垂曰呂純陽
儼然具道者衣冠曰石塔層層筆立曰石鐘鼓叩
之作鐘鼓聲此非歷三洞穿竇之苦不能得也又
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甚大行良久難盡曰雪
山叢如積雪捫之若刺曰萬花樓山之上重樓
焉以雪爲地吐花如靈芝者數萬朵曰仙人橋跨

青溪而渡曰十八羅漢爲修短欹正各狀貌曰接
引幡從頂倒懸縹渺若拂此非歷九洞入井之危
不能得也出洞之後依然天光迥若隔世驚喜異
常明日下山復從孤山口支徑之小西天小西天
者卽石經寺也寺在絕頂天然成洞洞藏石經故
云其東西兩峪俱有寺兩寺若張翼然由寺至頂
尚五里而遙無不因山爲徑矣山腰有亭又有石
井上之爲洞者二又上之爲洞者二其東爲小洞
者一祠火龍竄而邃有泉濡濡出西折而上又爲
洞者一再西爲大洞者一卽石經堂也形方如矩

平視如幔頂中奉金身如來修丈餘跣而端立足
踏石板下藏玉匣金瓶貯舍利三顆東北壁上嵌
法華石經一部西壁爲雜編有白石柱以豎四隅
若撐其頂洞之底復有二洞不可測識總之七洞
皆藏石經也石經版約方三四尺層累相承以洞
口窺之有煖氣襲人但石扉封固不可開開則有
風雷之變攷碑記自北齊至隋有沙門靜琬發願
刻十二部經藏之此山後其徒續成之歷唐宋遼
金功始成其半在石洞半在西峪之寺塔噫眞稀
有之事哉

首善書院記

葉向高

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創爲南臯鄒先生少
墟馮先生講學所也額曰首善者以在京師爲首
善地也二先生語余爲記余日記講學者必其素
常學問之人高不知學何以爲辭二先生固強之
余乃言曰古之所爲教學則庠序學校盡之矣當
其時里黨之習師儒之所修明舍三德六行五倫
之外無他物也自孔門之學興於洙泗始言心言
性言道德仁義而其指歸不出於孝弟時庠序學
校廢而賢人君子之有志於學者始欲得聖賢爲

之依歸以共維世教於不墜其上下之相爲補救
如此漢唐以來以雜途詞章取士置德行倫常於
不講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乃復緒鄒魯之微言
轉相授受鹿洞鵝湖始有書院以聚徒講學亦杏
壇之遺意也明興設科羅才雖取詞章而學宮功
令載在臥碑者一本於德行至以明倫額其堂其
大指與三代同而未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
反甚於漢唐賢士大夫欲起而維之不得不復修
濂洛關閩之餘業使人知所向往於是通都大邑
所在皆有書院而京師獨缺欲講學者率寄跡於

琳宮梵宇黃冠緇流之所居而無一敬業樂羣之
地蓋二百餘年於茲矣夫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歸
於止至善其釋止至善首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其重邦畿如此而要其所止又不外於君臣父子
之倫蓋聖人之教人明白顯易不爲奧說渺論又
如此夫惟君臣父子之倫明而後朝廷尊朝廷尊
而後成其爲邦畿可爲民止故曰商邑翼翼四方
之極非他之通邑大都所得而比也二先生之倦
倦於此舉意念深矣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叅默証
以透性爲宗以生生不息爲用其境地所詣似若

并禪機元旨而包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
踐以性善爲主以居敬窮理爲程其識力所超又
若舉柱下筮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準繩
倫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踰越與世之高譚性命
忽略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
範又無不同故凡謁鄒先生者益然如太和元氣
之薰蒸疑遊華胥之庭其見馮先生則屹然太山
喬嶽生仰止之心今合二先生振鐸於邦畿又適
值聖天子道化覃敷統接堯舜一時名流濟濟如
龍源鍾先生輩相與於喁倡和共明君臣父子之

倫闡皇極以示會歸使凡有志於大學者毋以至
善爲荒唐而唐虞三代之治可復還於今日則其
所補於世道豈淺鮮哉往徐文貞在政地好講學
朝紳借以爲市江陵矯之至盡毀天下之書院使
世以學爲諱余愧不能爲文貞奉二先生於臯比
而幸與之同朝時聆其警欬又讀其論學之書目
覩書院之建未嘗不忻忻然有執鞭之願世得無
執江陵之見以誚余乎余亦甘之矣書院在大時
雍坊十四鋪貿易自民間爲貲一百八十兩皆五
廳十三道所輸經紀其事者司務呂君克孝御史

周君宗建以天啟二年月日開講是為記

重修三屯營城記

戚繼光

國初捐大寧藩封界兀良哈為內屬賴障輔郡莫
 重薊鎮初鎮桃林口宣德初移於獅子谷天順又
 移三屯營去喜峰二舍矣營曰三屯忠義衛三百
 戶屯地也屬遷安縣西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
 而綰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非擁武衛北城何以
 張形勢而抗威稜哉舊城庳薄而隘南有坳垣為
 截殺營即移鎮府所茨也二營間有闌闐每以無
 城戒暴客而屯戍非土著兩防空營以行雖名重

鎮虛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二衛一所
 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輕不足以犄角鎮府麾下
 移兵餉顧抱檄印於衛非所以尊統馭而急禦侮
 之完策也自嘉靖以來是鎮益重隆慶二年乃以
 余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二營闌
 闐日壯而全鎮之眾常練於此弗足以容戍者病
 之乃謀闢城於制府劉公巡撫楊公當上即位詔
 增飭邊城二公因得所請適少司馬汪公閱師而
 以移衛謀之公於元年條其便宜制以忠義中衛
 移之三屯城內其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戶經

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有警悉至遂
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百廢具舉舊城益不足以
居之矣乃於二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楊公
爲制府王公爲巡撫辛公爲兵備胥襄工於三月
撤南垣而環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
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而廣半於高址廣四尺有
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甚麗
而闔次之徂暑外完秋斲其裏上下有埤以爲之
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
高厚悉如新制冬而畢役正北爲重閣尤雄於麗

譙角樓凡五麗視於闔舊東西重門於上爲樓臺
神祠下旁各有開便門周城水澗有二敵臺有九
環以牛馬牆列孔以備睥睨東闕場以積菱藁從
衡五十丈其北有聚星堂爲東路諸將所屬西則
閱武之場旁隍闕十丈長二百丈以益之其堂臺
昔庠陋余新建而高敞焉諸將之廳事有五兼之
路西來者蓋亦可寓矣前爲車營四百二十間凡
制甚具所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它皆操奇以佐之
而城內外所創營房八百餘間若保河河南南兵
輜重諸署及守備司灤陽驛督府行臺并諸館祠

不出三年一切告成或有疑其制多異而因軍正以請業已樂成則諗之曰凡堞戰格利用禦遠若鈞援薄其下而頰眎出擊爲艱乃於堞址亦創睥睨如懸半雷可藏身而頰擊水且從之下以外殺孔多勢分而注堅瀑落內則迤麗鱗次如級視彼內勢直而水專注其土善崩外因以傾者殊矣凡池有隍高而濶也其庫者爲濠塹故隍多復而險以夷乃因其勢淺七尺而深三丈其廣六七尺不等又以北川東走勢不環抱完固而於東門外下高就卑引以十丈湖其長三百五十餘丈深僅七

尺以所出土爲堤蒔以桃柳上下二梁以跨之留土中爲亭環流植荷而爲將士休沐地或擊楫以遊焉凡邊障無北戶舊爲門三而已直北經涂有岑樓居鐘鼓金木相對多水火災乃於北臺旁級左右共制四室如城門狀及所塞舊門各虛其內如北制皆爲武庫以藏戎器簡書伍符避水火也又留舊南譙懸貢鼓岑樓獨懸景鍾跨通衢重關金革和鳴達於四境登而眺之樓臺署廟聯以闐闐繡錯而翬飛謂之錦城可也嗟夫城制本繇以防水後用蓄衆乃藏竊聞之古人矣城者盛也所

以盛衆也衆則益之不展曷以盛諸城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毀也制未曲盡而孰保其毀乎故余九年於茲東控遼左西護陵寢爲臺一千二百有餘里凡五五標十五營皆爲保障計於以重封疆而衛社稷也茲奉制撫諸道之畫幸有餘日及此敢不畢心力藉將校百執之勞而適觀厥成於重鎮乎凡我同事旣保我圉而無罹於鋒鏑則此亦可以忘勞矣軍正敬諾鐫之而示三軍且次執事於碑左俾來許之母忘是勞者

開渠記

陳繼儒

夫開渠古法也農天下之本農重則水田重水田重則泉流灌浸養育五穀而渠更重古有堰渠使有都水備使者則其官也置礎置碣置斗門則其規制也史渠白渠鄭國渠浚儀渠之類則治水者之成蹟也王介甫好興水利自熙寧三年至九月穿渠凡一萬七百有餘諸多鑿空應之者詭而少實吾朝重河不重渠行河使者歲糜水衡錢無算而渠則委之郡邑長曰有司者治之耳有司秦越視民強半掩耳掉臂去卽遣椽相視畜泄啟閉興復之宜曾有幾人哉獨曲周邑大夫趙公則異是

曲周者滏河繞城而曲周之故邑以得名其水去
邑十二里自西而東漸近關之東隅稍北置閘道
溢灌隍俄有漳水闌入之漳性剽疾而多濁石水
常五斗泥非特淤閘行且爲城患故寧涸隍無敢
通滏水者垂二十年滏水不通則鹽井苦澁之味
無以解纒而食之往往得病趙大夫流覽愾歎此
水泉上腴而湮爲惡田汙池可乎乃乘築堤之役
緣堤爲溝建二閘於漳所不到之處一截河一倚
堤而滏水從此滿隍矣有青烏家過而相之曰此
城外河內渠水望巽入文運其昌乎利一清流匝

城魚鳥下上蒹葭采采荷葉田田利二有土可耕
可稻可灌可蔬利三濬澹鹽井飲甘泉如去壅而疾
蘇如出否而鼎潔利四上不關領詔書下不科配
丁夫錢穀勸誘子來畚鍤雲集利五此數利者皆
大夫閔閔皇皇朝不朝夕不夕經營擘畫以底於
成厥績偉矣

擬撰重修都重二城碑記

孫承宗

我成祖文皇帝奠鼎燕畿以建都城扼吭拊背維
萬世之安我世宗肅皇帝念生齒滋繁比廬溢郭
重愆庚戌之役詔從侍郎臣邦瑞議築外郭於三

門凡以固宇宅師尊宸極消奸萌也今皇帝甲辰夏恒雨壞民廬舍無算城有圯於是秋七月朔工部尚書臣某以災異上聞若曰天不忘根本肆不輯於兩城而釁於雨夫衆心爲城外頽中陷是且有土崩之象將無彌縫其闕而固吾宇也其何變之能圖蓋時報圯者方三百丈未甚也又旬日雨溢渠計都城且七百七十七丈有奇重城亦三百三十丈有奇而埤堦亭舍不與於是臣某再以數上聞若曰災不可玩備不可弛玩災弛備不可以寧是時皇上方以帑金十萬理民廬舍疏入不卽

問乃臣某再以修葺上聞於是天子下其議停一切小修若曰上天示儆恒雨壞垣尚亟修之固我保障毋怠毋玩乃以繕部郎中臣某同員外郎臣某實專料理而科臣某臺臣某實專巡察時以行築者督其不勉者蓋以八月趨事明年某月告成功日發丁男若干金錢若干天子重念勞人升賞各有差且詔臣某爲之記臣以爲城以盛民也我皇上先民居而後兩城其以鞏皇圖綏蒸庶意深遠矣然威靈遐邇夷裔率服方且極覆爲城極載爲池豈其介在籓籬是豐芑之謀不藉爲大耳不

然百家之聚尚勤藩垣豈其根本天下而不以設
備然臣竊有警也昔我肅皇帝議建永定外郭而
難其守臣謂守在城郭者危守在四夷者安守在
民力者疎守在民心者密今天下浚膏實之而罷
力築之則民不堪嘆溢災之而築鑿苦之則天且
若甚忍於民夫民不堪將生心而天不忍或其未
忘也我皇上惕於生心而幸是未忘必且以祖宗
之德澤維法度而上爲百姓守法下且爲朝廷守
國頃所爲慎重而不輕用民意在斯乎夫慎重而
不輕用民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臣謹稽首頓首

而爲之言銘曰皇明御宇奄有萬方燕畿奠鼎撫
背扼吭文經武緯細大畢張是憑是式繫於苞桑
泰有茹彙城有覆隍天子曰吁其固我防乃度廣
袤乃察相翔司徒計賦乃芻乃糗司馬獻旅乃穀
乃揚司空鳩役乃飭乃獎萬雷奮萬雉雲長說
以忘勞迄可大康天子曰都惟爾衆襄詞臣載筆
俊蹟用章小臣稽首曰惟帝光匪城不易惟守未
遑過城則傾恃城則亡於鑠帝賚比於金湯惟帝
念功無怠無荒億萬斯年民悅無疆

束鹿縣新建滹沱河祠記

孫承宗

余郡二十州邑而半以水患鹿城滹沱之衝患更厲蓋臬守大夫日爲慮而長吏半從泥淖中顛畫畚插有年矣歲壬子余持節過城下則民廬沒廢什可三四明年則牙舍日艤舟而出且支木以步於時有遷城之議袁令君固不可曰南北不百里誰爲湯湯安流而祈寧土者旣上其事于參知解公則爲高其衛城之坊夾埤樹萬柳亡何水大浸日遣舟出諸溺者而城恃以無恐然從坊視城如盆盎河伯環坊而浸者遂至漂簿書沒民廬父老相率請令君就高阜令君曰小民越在泥淖而吾

高阜以居乎乃繪圖持上參伯條次修救數事得還報次第布之於是開粥場築冬生院成梁於隘成舟於濶成水車於瀦鑿坊斯渠以達內浸於舊壑而斷西北之支河越明年三月渠且成參知公實臨視之晔晔肝肝閭幾爲河也公駭歎泣下詰旦又引咎拜禱相其灣曰是可導而南又指其衝曰當築宮其上以祀河伯更發金爲撫濟院百廬以待諸露宿者越月而祠成又越月而河南徙可二里許又越月而邑士庶擊牲享河伯歡呼祠下拜河伯之貺頌參知公之格神也於是馮孝廉冕

次其事來言曰公之格神凡以爲百姓神之貺公凡以公前後所賑拯俾明府請無不得殫其心而旣遙厯之又躬臨之是宜章厥績以嘉成勞耳余謂災亦何常備則馮人不備則馮神河之竟南若更北也不敢知乃余所知可斯斯之可坊坊之卽蛟騁魚沸地不得寧而必躬必親以拯之使小民不馮神而馮人今天下三事而下輒攢眉於不可爲獨監司守令若可爲而間諉誣於不爲故下有災而令不以聞令有狀而上不以聽卽姑聞姑聽之議蠲議賑而死徙過半矣乃若交相圖畫至厯

前矛於河干而親爲指授方略其諭慰父老緩奠溺人備極篤摯然則川靈受貺而沒宅康莊驚波方軌也豈非仁人之效哉昔漢武沉璧撻石而咎河伯不仁王弇州過郡曾曰河伯不仁長吏佐之嗟乎余不敢謂天下有不仁而吏豈其神而不仁今余郡有仁吏神終煩我長笈乎傳稱與溺人寧溺淵然則不仁甚於水也余願吏吾土者爲仁吏土卽溺不溺矣

重修橫堤記

孫承宗

北之河九而滙於蒲陰者三曰滋曰溇曰沙歲領

秋深逕博陵歷蠡吾入於邑距城南可三里而從
岸瞰城如眺盆盜一不戒則彈丸宛在水中其毀
民田廬遂以波及於濡其一時蹙踉號呼不翅兵
荒而異時詬租追逋塗葶溝瘠姑無問蓋王弇州
行部予邑曾從吏民號睥睨中其寓書於中丞正
予邑監門圖也今上丁丑則維揚冒令守愚徧河
東西爲堤且力請於上得坊邑以南曰橫堤起延
福迄塔兒頭可七里許又三十年晉陵錢令春續
爲堤可三里許遂及於留祥左其後河益壅溢益
且遠深蓋庚辛壬癸水溢者再於時清源周令之

藩旣身從畚畚泥淖脫民於魚復傾橐而僱役大
築之日傭二千有奇凡八日而竣傭可二十千費
制泉七十千有奇計當中金伯蓋三老洎諸傭咸
曰明府不難出俸錢食我衛我吾儕其敢念四支
不力於役假令以調起丁傭當十倍其費而堅厚
不復如法是役也力省而成速功堅而民逸無問
城無魚沸室無蛙沉而留七十萬錢於民間亦足
以起翳桑敦望杏予始歎廉吏可爲也廉吏饒膽
知眠帑藏秋毫皆可爲民用而不自爲用故不復
攢糜於不可爲夫周令飲高陽一盃水耳俸入幾

何且以治坊子澡髮事幾令其強力有爲若冒若錢無不廉智如公然予觀公精敏雖和當惚劇道如也蓋有遠局焉向從公於風雨蟻蠓中人正見其懇惻切怛非復世人囂然噉名者殆廉吏也仁人也弇州之述民言曰旁邑踵困無所移食乃或曰可活變也嗟乎昔謂民之於仁也甚於水予謂民之於不仁也亦甚於水乃從闔邑之請勒其事於珉而告後來曰廉吏爲仁人云

高陽築車道口記

孫承宗

邑有兩大水其南滙延福帶蠡而北與我共東折而又北曰白洋當濡渥虞邱之交我與濡共與我共我得爲備與濡共濡嘗掣我肘不難我爲壑又不難我爲捷卽地遠濡而且欲壑我待瀦蓋邑隸濡雖強有力如冒公亦不得健執而畏多口間或田不必趾胫不必目卽濡長者非有意督過之而或不能不格瀕白洋有河曰瀦龍逆而南可二十里或曰高河之遺也歲久而壅渠不受滌潦而洩洋之水於兩岸於是歲發民夫防兩岸合之可五十里費以千百計猶若束縛爭而愆不羈久之兩岸不時築而河歲決歲毀我廬舍若禾稼又以千

百計糧通民流長吏竟格於濡有口者末爲計乃其橫可五十弓而受名車道口者足捧土塞也錢明府梅谷來履畝眦高下察原委顛利害進父老屬曰與魚吾民而歲無算費者孰與以百趾塞而無叟吾土又進濡有口者屬瀕河而田若隘遠我廣近卽妨若將復計廣隘而若顧無妨也遂不兩旬而車道堤成或又曰是且受南水將不便南者公熟顧曰南水北者北水當仆逆而南予自爲南計耳是歲全民田廬無算河之經麥且有秋遂入其地鄉校供諸博士弟子費而十八疇之民歡呼

額手僉謂不勒貞珉久且罷於有口者董生恪來問記嗟乎水誠予邑一大利害也屋溜妨人人猶患之而况鄰之壑然我非垣四土而家眠岷其孰以斷是役也省物力全民田蘇熒子絀豪健大而能綜明而能斷皆可爲後人法往時延福橫堤冒令曾爲我爭命於螽數十年水不浸城下今洋之水得錢令安流而東北邑之半不至歲爲魚蓋兩大水得兩公而安然則利害興除豈不以人哉堤白洋之南曰唐以宋唐公介令虞邱成也公風裁如唐而詳練周慎不知唐何如公其塞車道口蓋

補唐之缺云已未馬家河棄故道東決一支從瀕
龍河入白洋遂開車道口以出南水蓋河從故道
入白洋則白洋水南溢瀕龍而此口可塞河棄故
道而東入瀕龍則此口可開杜令議爲水門云

乾坤北海亭記

茅元儀

有亭巍然在江村草堂之後而知止居之傍覆以
茨塗以堊棟柱榱楹以及薄檻棊櫺靡不曲弱不
中程擗攢以爲垣僅僅蔽風雨而長江大河之南
北靡不仰而頌曰此北海亭也創於侍御公以之
訓伯順寒暑燥濕於是者三十年成進士夫伯順

又以誨其子石卿石卿寒暑燥濕於是者又幾三
十年舉天啟辛酉畿內第一人當吾鄉魏子孔時
爲行人時嘗策蹇訪伯順於江村館於是時有唱
和吟詠傳於時是時石卿猶爲諸生伯順亦郎民
部及石卿膺鄉薦伯順同余叅高陽公軍事石卿
往來於遼亭遂宵無人而行人爲給事中數年矣
逮於璫其子子敬行乞過伯順伯順之太公復館
之於是子敬日夜號太公爲不食也而所逮左中
丞之弟若子亦繼館焉伯順抗時歸周吏部之客
朱生以吏部逮過謀於伯順亦館焉當是時璫有

最暱豎後雉以殉者曰李朝欽家亭之左不數百
武而司調事凡諸君子之逮皆有力焉惡其庇之
者屢欲以中伯順而天竟弗與也使璫禍猶未解
無論張儉之壁終破北海覆巢豈待孟德哉余幸
不死於璫而爲頌璫者所厄復偃於其中者三載
嘗爲范陽烈士詠有曰奮腕招義徒傾家競相從
張儉徒壁藏箕踞笑孔融轉車未出門纍囚已及
宮張儉徒一人孔融易爲功天下之頌北海亭者
其歌之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八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九

記

本朝

宗學記

果親王

粵稽唐虞以元德顯功垂光奕世號稱元愷者皆
高陽高辛之世胄及周文武謨烈光昭左右承弼
之臣勲在王室紀於太常半出宗姓成康之際以
六卿上兼三公者僅六人而姬姓居其五見於春
秋內外傳者若子臧若國僑若羊舌肸若季札高
世之賢大拓多周裔也蓋世運之隆賢者多生於

上豈惟陰陽五行之秀氣所蘊鍾者異哉其觀感於皇極漸摩於教化曷廸於師友者旣非士庶所得同且憑託世業俯仰寬然無衣食之計以累其心無叢細之事以分其日力其務學也專其成材也易故性資傑出者所蓄尤深閱而博遠也我皇上聖德天縱通貫三才

躬履至道以爲大小臣工中外士民之表儀敷天之下莫不翕然從化重

念我宗室子弟尤教育所宜先

特諭立東西二學於禁城之左右自王公庶位以及凡有屬籍者其子弟願學則入焉卽周官立學於虎門之外以教國子弟之義也伏讀

聖制以勸學興行諄諄戒勉務明於禮義廉耻之根源卽洪範所稱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也立教之方以遠惡從善爲本而稽經誦史以及學書習射具有程式卽師氏保氏所掌三德三行六藝之遺教也日有講授月有課春秋有試五年大比高等量材授官下者申教三年歷十有一年再試而無改焉然後屏之學而歸其家使族長保受之卽鄉大夫興賢興能簡不率教者之法也典教

之官其正其貳皆取諸宗室非學優行敦者不與
分局而教者亦如之或選於羣士或擇於諸司復
董之以翰林侍從卽大司樂所掌之學政必有道
者有德者乃任以教事是也我
國家受

天休命自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以來本支繁衍至千有五百餘人係籍宗學者凡二

百餘人而能自擇師肄業於家塾者弗計焉茲非
世德綿洪積厚而流光之驗與凡我子弟幸生重
熙累洽之餘隱蘊先業俯仰寬然身心無累羣萃
於高軒廣廈之中請業有師講習得朋書冊紙墨
之需食飲膏火之費皆取足於官中不索而自得
之於斯時也尚不能恭承

聖主敦敘宗親陶冶曲成之至意而玩日愒時自安於
游惰尚何以歸對其父兄而自託於朋齒乎歲秋
八月余蒙

恩領宗正事凡春秋拔試及五年大比實主其高下黜

陟故列序科條而究宣其義使學正以下與聞教
事者具知所法守而我子弟益興感於

祖宗積累之深

聖主教思之切是訓是行日有孜孜苟非下材皆可謹
身寡過以自効於百司庶府之間而性資傑出者
材達德成將有如古人之可紀者焉俾海內嚮慕
以爲近

天子之光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以爲中外臣民倡者
自我宗室子弟始則余亦得藉手以仰答我
皇上委任責成之重也夫

戶部公建 和碩怡賢親王祠堂碑記

果親王

惟

皇帝嗣大曆服擢任英哲以亮天工稽古之道揆時之
宜首以 和碩怡親王總理戶部事蓋 王忠孝
性成才德越衆久注

聖心故涖政之初卽寄以股肱心腹內自

宮衛

朝廷百司庶府綱紀之張弛外及溥海內外吏治之
得失民生之利病凡有諮詢 王必竭誠無隱見

諸施爲立有明效而

畿輔營田及江南水利專以屬 王兼贊軍謀運籌
帷幄凡疏川建隄營田築堰賦車籍馬組練饋饗
皆與戶部聯事出納奇贏勾稽調撥奸弊易生而
難辨故俾 王統焉 王因事制法決幾應變曲
當其宜用能仰承

德意俯順民情官司易於奉行黠滑難爲侵蠹由是衆
心悅服遐邇同聲 王薨之日

天子特諭宗藩支屬文武百僚遇喪祭之期以班序哭
凡在列者莫不誠心悲悼而戶部僚屬尤不能忘

雖私居羣聚語及於 王輒唏噓感發哀不自勝
蓋奉令承教深識 王心而被德者渥也

天子崇德報功特重易名之典

賜謚忠敬誠直勤慎廉明怡賢親王創立專祠春秋時
祀以妥 王靈復

諭內外直省有欲建祠展祀者聽其奏聞舉行於是戶
部僚屬踴躍趨事惟恐後時建祠於內城正陽門
之東偏地勢爽塏規模宏傑寢廟庭廡齋庖堂室
隆崇深廣布奠展事設儀序衆綽有餘地經始於
雍正九年三月十三日落成於十年六月二十一

日會余以非材叨冒

恩遇兼總部事卿貳諸司合辭以祠碑未立請記始末

余竊惟王之元德顯功載在

御製碑文及建祠

特諭者兼綜條貫靡有缺遺矣無事更爲敷陳惟是自

余躬理部事然後知王謨猷之深遠條理之精

密凡所更定皆前未能詳而後可爲法者觀一部

所設張而八年之中所以輔成

聖治者具可知矣王之才德蓋川嶽所挺生

祖宗默佑俾作輔於

盛代者而

聖上於王一無所試之日灼見其任重經遠之材知

人之哲蓋前古所罕見也抑王天性慎密勞而

不伐而

聖主於王身後

親製神道碑褒嘉痛惜兼頒

諭旨俾王平生忠績昭揭於天壤將與詩書所稱帝

臣王佐同光竹帛竊謂

聖心如天曲成萬物而不自有其功又前古所罕見也

故因立祠碑特闡斯義使凡爲臣子者皆知所以

自勗勵焉

工部藤花廳記

果親王

峴山之名以羊叔子杜元凱而傳永柳間谿谷以柳子厚之文而傳其他觀臺樓館池亭宅舍之垂聲於世者非依於其人則託於文與詩蓋人則以德以功各稱其大小以爲顯晦而文與詩亦附於古人立言之意舍是三者別無可以逾遠而存之道也

京師土宜藤花易碩以蕃且多歷年隨地皆有之而史部之藤花獨以有明吳少宰匏菴手植而傳遂以名其廳巨人魁士爭爲記銘詩歌以稱述之思其人而愛其樹始人情之不知其然而然者歟工部堂西北隅治事之廳亦有藤花根盤枝糾數百年物也而自昔無聞焉不知其始於何代植自何人余荷

聖恩領部事有年屢過之未嘗經意今年八月重葺是

廳乃約而記焉嘗考自秦變成周六官之職至周隋間始依古而復行之及唐定爲六部自是以後未之或易但周官冢宰之職或歸於政府或散於他官而工部所掌則時地利奠川澤典制六材整

齊百度與古無異也匏菴當日特以清公恪勤謹身率屬其流風餘思猶歷久而不忘矧今二三君子躬逢我

皇上勵精圖治百度振興倣周官稻人之制營

畿輔水田表原隰修井法凡海內大川舊防支河新堰有可以備水患益農田便商旅者立發帑金修築開濬城郭衙署倉廩學舍完葺增建所在聿新凡茲大政工部皆與議而劑度焉二三君子幸際昌期信能精白一心盡忠勤於

國事則賢聲將遠過於匏菴而茲花之名亦且自是而廣揚於衆聽矣愧余不及古人之文乃具列斯義以相砥淬俾治事於茲聽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是爲序

勅建明懷宗思陵碑記

金之俊

臣嘗觀古今治亂之蹟邦國興替之由使後之人得而考焉以爲法戒者其義莫詳於史大約國之興也創業開基之君莫不有應天順人之舉積功種德爲累葉之所憑藉其亡也必末年季世之主或天資刻薄殘民以逞或闇弱昏庸太阿旁落或甚而縱慾敗度滅裂綱常種種失德難以枚舉皆

因自取滅亡之道卽國祚之修短不同而覆敗相尋異世一轍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非虛語也我

皇上聰明睿智典學惟勤涵泳六經之暇尤研精史書舉前代之是非往事之成敗靡不溯原窮委一一究其指歸而於明朝興亡本末更瞭如指掌於是深晰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者厥咎有在非末世亡國之君可同年而語也似當年旣無實錄日後慮多傳疑每屢

睿懷之憫惻於順治十四年二月內爰

諭工部立碑表章恭繹

天語一則曰明崇禎帝尙爲孜孜求治之主祇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亂身殉社稷再則曰若不亟爲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於戲宸鑒及此不能不令人低徊嘆息頌我

皇上明並日月發幽光於已沈德邁興王昭公評於隔代真前此紀載中未有之盛事也茲工部遵

諭確石旣成

皇上特命臣之俊爲文以勒之碑臣係故明纍臣矢殉溝壑幸邁

永清之會再續餘生既捧

徽綸而感涕益驚

專命而傍徨以謏陋昏耄如臣何能追闡遺徽俾副

皇上表章之盛心然不敢不就見聞所及謬述其概以

竊附史臣之職也按崇禎帝本以英敏之姿潛德
藩邸繼膺大統當卽位之始正逆璫煽亂之餘中
外危疑獨能不動聲色剪除大憝如秋風振槁因
目擊人心蠱壞盡屬如醉如夢之流法紀廢弛釀
成不痛不癢之習銳意更弦猛圖法祖宗恤民隱
畏天災嘗蔬食布衣痛自貶損講幄之咨詢不輟

平臺之召對屢勤一段宵旰靡寧想望太平之意
誠有如

上諭所云孜孜求治者假令當日有先憂後樂之臣同

心一德匡濟時艱小康猶可坐致卽或中材之佐
警戒綢繆尙得彌縫歲月其如恬愉積玩貪黷成
風下吏之精神專用以鑽營結納大僚之好尙唯
在乎位高多金以致民窮盜起然發難之初不過
西陲一隅亦何難以國家全力制之而上下相蒙
以賊爲諱歎聚之勢日熾月盛攻城掠邑有同破
竹然後舉國張皇紛紛議選將議抽兵議加派議

設總理總督重臣臨渴掘井毫無成算以言勦則挫衄屢聞以言撫則招徠無術至於驕兵悍將反借勢彼猖爲護身符來不能禦去不肯追遂蔓延流毒秦晉楚豫巴蜀暨大江以北所在騷然而朝端之上方爭洛蜀之黨日構元黃之戰屠火怡堂獨以賊遺君父憂間有一二耿介特立之士以公忠體國爲念又往往不安於其位一時內外文武事權在握者無一實心辦職之人矣致令仁明銳治之主不幸而丁中葉陵替之後起弊扶衰萬難措手兼之子然孤立於上四顧盈庭茫無可倚譬

如疴羸之夫病之初中尙在膚膜瞭理之間中醫猶能按脈而治及耽延日久深入膏肓雖有盧扁救療安施豈非天之所廢莫能興之而人謀不臧適任其咎者邪考史傳所載凡末世季亡國之君覆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焉乃身殉社稷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於戲傷哉有君無臣貽禍邦國竟若斯哉此明代往事之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我

皇

上深用惻隱而欲亟爲之闡揚是卽孔子當年作春秋之心褒貶出乎至公瑕瑜毋令相掩俾天下後世讀明史者咸知崇禎帝之失天下也非失德之

故總由人臣謀國不忠所致庶使後之為人臣者
悚然知所戒而後之為人君者亦知慎於用人也
然則煌煌

睿諭明乎制治安邦勿玩小寇而弭寇必以安民為本
安民則又以知人為本此匪直昭一時之信史實
著萬世之常經蓋永為君若臣之寶鏡云

金忠潔公祠記

王崇簡

今上御極之九年十有一月內三院傳奉

上諭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
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著禮部會同

部院等衙門堂上官詳訪確察死節職名并實蹟具
奏勿遺勿濫內三院即行傳知節據廷臣舉奏禮部
先後覈覆文件內忠臣二十四員

予諡錫祭仍於原籍賜地一百畝春秋致祭前兵部車
駕清吏司主事巡視皇城金公鉉

賜諡忠潔於順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欽遣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高珩

諭祭故明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今諡忠潔金鉉之靈

曰捐生赴義臣子之忠錄節表微朝廷之典爾故明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金鉉負才宏毅積學淵深防

患於未然抗言弗避遭時之不造誓死無回身赴御
溝何愧清流之水心依帝闕長悲明月之弓孤憤雖
在重泉而錫典式光異代崇以祀諡慰爾忠魂其欽
承之仰惟

昭代表忠之典盛矣至矣公弟生員鏡恭奉

諭祭文勒碑於都城東直門外三里屯祖塋墓所公丁
卯戊辰同年生暨戚交之在京師者輸金謀立祠
於崇文門外打磨廠故居之左右以永昭

皇恩久而未集鏡懼或曠

盛典遂於原籍江南常州府武進縣先墓遷燕宗支祠

葺三楹爲公祠屬余爲記余昔備員史官誼不敢
辭且公大父與先大夫同爲萬歷壬辰榜進士公
父太守公與余又三十年文字交公領鄉薦余復
偕舉于京兆而公妹又爲兒熙之婦知公生平宜
無逾余方公殉難余以葬親出城門閉不啟乃潛
伏上方山奔遯以去至丹陽公弟鑰鉉以省太守
公墓在焉始見公弟鏡所述實蹟嗚呼公之大節
已著於朝野復何煩贅一詞雖然百世之下仰忠
節之風莫不思慕其人想像其行事則敘其生平
以傳久遠未可畧也况

盛朝懿典可不昭示來茲乎甲申三月十九日昧爽公趨朝路人競言駕行宮女出走矣公曰訛言也亟趨皇城期偕巡視給事中御史請御門以安民心行見宮女奔繹於路驚還寓邸拜母曰兒職在皇城應死於皇城母曰兒去矣我自不爲兒累無復我念遂冠帶馳至長安右門或言帝上賓哭且行至紫禁城西北隅玉河邊中官奔竄云賊至矣賊至矣公髮指眦裂直視大罵解所懸牙牌付從人劉元郭泰持歸謝母面城一拜遂投河中適在淺水役挽起公手拯之遂沒於深處役歸白母母

投太僕寺街寓邸井中死側室王氏從母而墜時十九日辰時也旣而我

朝定鼎京都鏡呈請內院允令撈屍六月之朔鏡偕劉元詣河邊地上惟髮一團並束髮網巾巾鏡所服者公偶假服巾圈宛在旁一紗帽胎二帽翅鐵絲圈仡然白骨一叢駭視則二人屍也復覓之水一中一中官來云若覓皇城金兵部屍乎日浮水上寇去我輩收葬同時有內官呂胖子亦死並掩河邊土爲雨水剝落故暴露於此鏡雪泣往來厚載門訊問中官無異詞者嗚呼二骸莫辨孰爲公骨

也或曰公忠魂依此久矣曷仍瘞深坎乃以布囊骨瘞之鏡拾髮招魂葬於三里屯祖塋之側此公殉難之實蹟也嗟夫一時死節諸臣大義焜耀天壤惟公之死死其時死其地死其職可爲得其死矣公生萬歷庚戌七月十九日與大父同日岐嶷不凡初就學輒了書義大指聞太守公與客談當世務便垂首屬想可否每隨太守公讀書郊園余時過從論文公語默進退如成人旣而偕補弟子員天啟丁卯年十月入舉順天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以年少例改教職授揚州儒學教授尋陞國

子監博士工部都水司主事監修城門軍器時內官張彞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建署以堂官臨各司屬公持奏云以朝廷簡迪之臣子而令其罄折偃僂於闈寺之庭卽諸臣矯矯白好當不爲屈其中保無寡廉鮮耻自行其私者褻皇靈而喪士氣寧甚於此再疏爭之彞憲大恨假驗修理火器二缺火門題叅竟落職蕭然故居博綜羣籍朝墳夕典時與劉公宗周朱公之馮諸先生講求濂洛關閩之學時公父署睢州學正公車來都見公所學日子益矣公年二十三家居至三十五著書自娛

而薦剡無虛歲朝議起公田間太守公卒丹陽旅
次公奔號葬之武進先隴從遺命也留弟鑰鉉省
墓於丹陽奉母章安人還京師服闋起補兵部車
駕司主事巡視皇城甲申二月也寇陷大同公疏
請撤監視內官專任撫臣蓋各鎮咸以內官監視
平時則掣肘僨事寇至則率先迎降故公端疏請
撤不報既而都城之陷內官分守城上與宣府大
同降賊內官張賊聲勢以逼驚君亡使早從公言
當不遽至此也公原籍武進大姓至公會大父拱
於嘉靖十二年補北京留守衛軍籍以子汝升貴

贈如子官汝升卽公大父也萬歷壬辰進士仕至
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生二子徵名顯名公考其
仲也萬歷戊午順天舉人歷官福建汀州府知府
生七子公居長公體幹不踰中人而清立瑩濯雙
目隱秀藹如也疎髯奮張時具魄磊嶽礪之氣殉
難時年三十有五娶朱氏贈安人繼朱氏封安人
前卒側室王氏甫閱月墜井殉公無子以弟鑰次
子怡恭爲子公孝友忠清出於天性讀書窮理飭
躬恭慎惇篤之行未可悉書特書其大節如此勒
石祠前事往時移見聞之所不及過祠下而觀瞻

者低徊俛仰想公之風聲氣烈油然興起忠君報國之心則我

盛朝作忠之化曷有既哉

宣府忠烈祠記

王崇簡

士大夫遭時之阨勢窮力竭志不克就死以報國祀於其土禮也况於十數年之後使人景企追慕經營黽勉以堂以構伏臘徻徨無所爲而爲之嗚呼豈易致哉宜宣鎮士庶之立祠祀明巡撫宣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公也公於崇禎壬午十二月受命巡撫宣鎮鎮餉闕軍怨司餉而譁公多方

補足斬首亂七人併糾司餉者亂遂定鎮帥跋扈論列其狀歸之司敗一軍肅然亡何流寇破潼關渡黃河爲綢繆之計具備而太原寧武大同相繼陷公聞中丞蔡公懋德衛公景瑗不屈死鎮帥周公遇吉舉家戰死慨然曰真男子不當如此乎遂集文武紳衿軍民於城上申說大義矢死守出一篋衣取緋衣屬從官曰以此殮我餘悉充犒軍衆皆感泣亡何監視宦官杜勳總兵王承蔭降賊勳復說公降公念擒勳承蔭或爲變乃招承蔭伏健卒伺之未至而賊薄城下矣公督衆以火器擊賊

賊聲言監鎮降巡撫何獨不降公大罵拒之激厲
將士相持兩日夜賊多死傷監鎮乘間開南門賊
遂入公守北門聞變命轉火器南向欲手燃擊賊
而賊已挺刃於前公拔佩刀奮擊左右泣擁公行
公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遂服緋衣登城樓北向
拜以遺疏付從人而縊賊至嘆其忠移殮於僧舍
甲申三月十一日也嗚呼捍患死事公可無媿矣
昔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死守睢陽以遮蔽江淮
身雖死而賊亦困龐勛據徐城泗當江淮之衝賊
所急爭杜愔以孤城捍之卒致泗完而賊旋滅使

賊鋒狂突之時監軍不叛鎮帥不降與公死守宿
將義旅出奇構間以遏阻其銳以擁蔽神京遠近
聞風奮起未必無郭子儀張存誠之倫出其間奈
何叛閹逆帥望風送款公力旣竭飲恨致身嗚呼
此一鎮之士民所以感憤當時而興思異代也公
諱之馮字德止號勉齋世籍宛平登天啟乙丑進
士時名之裔授戶部主事以辭逆閹魏忠賢冒濫
殿工加級忤忌者左遷浙江布政司理問歷遷行
人司副刑部郎中浙江僉事青州叅議河東副使
晉叅政敝歷中外皆以清方誠恪聞至大者河東

宗室朱全宇爲羣盜囊橐人不敢問且與秦寇犄角公計擒之大患潛弭當宁器其材由叅政授節鉞公爲人質重湛介發言有則不隨人爲好尚少博極羣書卽究心理學持是道造次不變官青州時入賀道梗留家人濟南旣而濟南被兵公配馮安人墜井死母李太安人不食死公哀號徒步扶櫬歸葬廬於墓側布衣蔬食終身不易痛馮安人節烈遂不復娶訓其子持正以忠敦厚以讀書踐履爲本務卒時年四十有三所著有在疚集講學諸書持正於其年八月歸葬祖先是公遇變從

者懷遺疏聞奔京師始知公死節哀卹之命甫下而都城旋陷恭逢我

昭代憫念前明殉君諸臣核實錫諡祠祭田宣鎮士庶感

盛世之褒忠前代以其所親見不忍忘公義出於學校力輸於閭左祠公於數十年之後豈有所爲而爲乎叅政吳公允謙總鎮劉公某同知汪公某推官李公某相與執議觀成夫勵忠節維風化固官其土者之職也同時諸生姚時中城破肅衣冠從容自經於學宮生篤學知大節儀範修整寇至知

監鎮有異謀泣歎曰捍大患而以死勤事者惟朱中丞吾將從其後矣已而果死鄉大夫以余知公屬爲之記

南宮彭公殉難記

魏裔介

彭公諱士宏號仁寰錦州人以癸丑舉人於崇禎十五年授知南宮縣輕刑罰革火耗平獄訟禮紳衿一以廉靜爲政甲申三月流寇由順廣將至南宮公集紳士耆民人等誓以死守有諷公降者公曰奉命守茲土無降理卽城不可守余一人任之或又爲公妻子計公曰身且弗恤尙計兒女輩耶

邑人感公言從之守城旣而賊至城破僞權將軍劉芳亮執公逼公降公厲聲曰頭可斷身不可降又索印急公厲聲曰吾將攜以還朝匿不與賊怒將刑執刃者曰好官好官苟降爲汝請命公又厲聲曰殺卽殺耳誰請耶殺之白氣上昇首懸城南門經月面髮如生刃者驚曰吾夜夢公爲城隍神矣赴廟焚香懺之芳亮曰自破潼關迄河北以來僅見此人弗問其妻子竝貸百姓士民數千人收公身首葬城南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卽於墓前立祠塑像祀之像頸有裂痕塗之復裂如故邑人曰

此公志也今存之公二子名可恆可豫昔在滇中入籍今皆中雲南鄉試忠烈之報於茲不爽云

上谷忠烈祠記

魏裔介

丙午秋杪余請告歸里丁未春北上至保陽家蓮陸挈余步行至西郭指新營祠宇告余曰上谷忠烈祠爲流寇陷城殉難諸公而作也余詢知正堂之所祀者南面則官紳十四人東壁貢士諸生三十八人西壁則武職二十八人東廡監軍一人西廡則義民十九人後堂婦女共一百七人可謂詳矣嗟乎明季當丁酉前猶然全盛李自成張獻忠

初不過饑民逃兵漸成燎原之勢至不可收拾糜爛中原窺伺神器向非我

皇清大兵勦除則儼然稱帝矣天爲之乎抑人事所致

也獨是明之養士將三百年高城深池材官騎士不乏乃賊入潼關所在蹂躪除太原榆林寧武三邊城血戰死守外餘皆望風奔潰而上谷彈丸黑子內無授甲之衆外無犄角之師都城已破猶登陴固守力竭城陷文武士大夫男女死者數千百人豈非節義文章被服有素而造次顛沛之弗離者哉曩

世祖章皇帝文武聖神併蒙六合深恤殉難之臣不以亡國見遺介昔在諫垣曾有褒錄幽忠一疏范質公等二十餘人俱蒙

恩卹載在職典惜余固陋未及以保陽死難諸公列之奏牘俾忠魂鬱鬱於九泉也乃今郡丞常公申詳督學捐俸倡始太守諸公和之吾家蓮陸拮据成之詎徒爲死者揚其忠烈已哉凡以廉頑立懦使後世有所興起也其於裨益風化洵非淺鮮嗚呼諸公死於二十年之前是祠建於二十年之後初翔於康熙丙午九月成於丁未四月凡有功是役

者自太守而下暨鄉紳魏一鰲等例得勒其名於碑乃爲之銘

斗極之下尾箕縕博大爽塏勢蜿蜒上谷易水郡名存山何崩崩波潺潺篤生真儒翊乾坤軒軒霞舉鳳鸞騫孤城後亡死猶欣穿齧透爪積煩寃高闕巍巍閉九闔不周崩兮空遊魂七族湛兮妻孥燔椒山爲鄰榱桷尊銘雲根兮植高原

重修劉靜修先生祠碑記

孫奇逢

先生之祠在吾邑者有二邑祠奉勅專額烝嘗具備一在溝市墓傍昔年某約同志創成者也邑祠

修葺者屢今復增入配饗九人合而新之適余移家蘇門胡生或過而俾記其顛末某先生鄉後學也沐浴遺澤竊附私淑之列烏容無言自河北陷於金百年而後元河北爲金元域而先生之先世爲金元人其仕宦於金元者已久先生於宋無故主故土之誼百世後以不仕元高先生非以先生爲有宋之孤臣也至摘渡江賦爲幸宋之亡則又失先生之心矣許平仲與先生同應召過容城商出處先生以行道推許子而以尊道自任程朱之學禁於宋而平仲興之儒者之道滅於金而平仲

起之至問伐宋則不對先生渡江賦爲有宋求自固之策正所以存中國之義王景畧不忍滅晉而謂先生幸宋之亡乎先生研精聖典興起絕學隱然係斯世斯民之重聲之爲詩綴之成文其詞如西山之歌其義祖春秋之旨惜其四書語錄久矣佚失而俎豆之典缺焉未備豈謂世衰道喪遂以天下無真儒耶先生清而通和而介在聖門則閔子於宋儒則純公故薛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當日雖乏君臣之魚水而却得師弟之嚶鳴雷溪之濱先生之洙泗也三台之里先生之杏壇

也稽其人日與把臂行吟則有梁至剛肥遯自甘嗜學不厭先生嘗爲南溪老人行贈之其及門追隨羽翼斯道者則有梁師恭以經行見徵侍講弟師安建廟立學廣敷師訓王綱至孝性成居喪哀毀滅性先生哭以詩復銘其墓劉英梁泰李蒙王果李貞皆負笈從遊爲建書院於三台人各有學學足相成當時諸君子繪像於兩廡與於配饗之列獨梁師安則據遺文事蹟而補之者也闔縣紳士稽俎豆之廢佚深弔古之餘恫合詞而請於官師爲復此祀典也豈苟焉已哉先是辛未先生墓

祠成同人以明監丞李仲處士張紹烈屢有疏爲先生請從祀孔廟因得旨建祠厥功大矣僉議配饗諸大夫曰可繼丙子考之誌記元五經進士胡炳南則舊所配饗者復補入之切思鄒魯文學其天性孔孟之鄉也教化隆昌斯文蔚起先生及門者九人私淑者三人綱維名教啟佑懦頑四海內外猶將喁喁向風况生先生之鄉而景行仰止寤寐不遠者乎先生身在運會之中道超運會之外教授燕趙成就英才甚多周元公爲諸儒冠其從祀獨後於諸儒則造愈高而知益寡先生洵無憾

於今之世矣是役也邑令靳君台彥主持其事邑
博丁君耀亢張君燮暨紳衿贊襄其成而始終拮
据以倡其議者胡君彘也祠成於癸巳之春記成
於甲午之夏

孝友堂記

孫奇逢

余家未有堂也自吾弟武城宰築室三楹有數椽
片瓦於其上鹿伯順顏之曰孝友東海劉幼孫書
之遠近親友因而堂之也余兄弟四人姻戚朋友
飲於斯食於斯終其身共以此爲堂余來蘇門十
三年矣廬舍墻垣十頽八九獨此堂在圯而未圯

之間憶潘子美過余余適過江村就黃鶴嶺子美
徘徊久之謂先仲兄曰不意徵君尚有如此三間
草堂仲兄曰此武城宰堂也子美曰武城宰而有
此堂也便不足言堂矣因過余讀書處望其所居
之室曰前聞所聞今見所見矣時鶴嶺正欲過余
子美止之曰入孫先生之門登孫先生之堂門三
進室三楹總不見有尺椽片瓦而室中之糧候客
之物固不待問而知先生以貴人而盛僕從得無
爲孫先生累乎鶴嶺曰僕曾以先生之食貧樂道
入告今正欲親炙其高風耳卽同過草堂止宿飯

脫粟而去此堂蕭條儉陋不敵富室一厦何足以
記茲之記此者記吾弟之孝友也弟寒氊七年爲
令十四月未入官暨解組後皆館於京師東修與
常祿皆以供其兄余常爲吾弟作狀曰啟美侍父
母之日短而孺慕獨真處兄弟之日長而友愛彌
篤官非有意求廉而生不能備饗殮沒不能具棺
槨廉莫有過焉者矣行非有意求潔而口無作僞
之言身無違禮之事潔莫有大焉者矣此弟之實
錄也與弟訣二十年情緒悲涼不堪多敘姪維雅
常欲索余手字存以示後人余作孝友堂記貽之

孝友二字是吾家箕裘之業是在子若孫共勉之

祭田記

馬世俊

自古卿大夫之賢者則祀於鄉社而後祀於學宮
其牢醴之費皆出自朝廷有司奉行之而歸其胙
於子孫典至重也若夫祭於墓祭於家廟皆其子
孫之事然古者士無田不祭而卿大夫有圭田之
授祭法云以死勤事則祀之其祭之在公私者可
勿論而隆恩異數必出於朝廷而始重蓋所謂激
勸之大者也余嘗考前朝死事之臣凡千餘人錄
成一書分十卷顏曰日心錄其死於京師者爲第

一卷申端愍公之死灼然在天地間革代之後

朝廷既遣官致祭且錫以祭田使其子孫世世奉祀公

嗣涵光涵煜涵盼皆爲余文章交而涵盼又與余

同爲史官凡朝廷典故有關於激勸之大者史官

當書之於是以祭田之記屬余余惟古來褒卹忠

烈未有如今日之盛者苟非其事有深足感動豈

能荷此榮典乎天下謂明代以科名爲重而卒不

得其報由今觀之科名未嘗誤國也西漢之亡上

符命者日數千人其時文臣莫如楊雄劉歆皆爲

喪節之事東漢之亡人夸舜禹之事不知節義爲

何物唐自僖昭而後死事無可言者惟宋理學最
盛而以身殉國者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明以經義
取士而甲申之變諸文武從容而蹈君亡與亡之
節

世祖章皇帝特行旌忠之典勅禮臣核其真僞輕重得死

京師者烈烈二十餘人多出於科名中而勲胄皆

不與焉嗚呼何其盛也端愍公奉命而出聞難而

旋有勸公者公慨然曰普天同讐豈可越境乃免

乎公以文章起家以節義報國公於是乎不朽矣

余常論古來勲伐如蕭曹寇鄧當時賜田宅無算

至於國除漸滅無有郭汾陽有再造之功當唐之
世已有歌舊宅今爲寺者何論易世也至於忠臣
義士雖千百世之後而瞻其廟宇問其墓田猶有
勃然而起敬者則祭田之錫豈非激勸之大者乎
記錫田之始爲順治某年某月日記田凡若干畝
至於此田之守於某傳於某皆可不記史臣馬世
俊曰義在天地恩在朝廷非申氏子孫之私榮也

重修蔚州學廟碑記

魏象樞

人文之盛衰繫於學廟之興廢余觀蔚事而重有
感也蔚爲三晉邊徼地方人文盛時若德行氣節

經濟文章以及理學名儒載在郡志者代不乏人
育之成之率出於鄉校明末學宮傾圮乏科第者
凡十八年舊州守陳公鵬舉拓修明倫堂課士較
文科目始開其後官此土者僅朔望一瞻趨耳雖
茂草盈階弗問也嗟乎爲

天子命吏曾不聞操激勸者何政哉會有曹侯者以洪
令擢知吾州事下車以來有百廢俱興之志甫謁
廟庭曰士首四民學宮所以養士爲

國家用此而可緩孰不可緩遂捐俸修葺無一煩民
力閱數月而工訖自殿廡以至扃垣悉燦然可觀

郡諸生魏宗周閻之秀等董是役感侯之德走書
屬余記將勒石焉余亦德侯者曷敢以不文辭乎
余惟

天子右文前歲

幸太學行釋菜禮畿省士子肄業

國雍者咸與觀聽一時文人丕變紀

清朝盛事曹侯仰體

上意以愛吾蔚士所謂上作之斯下應之茲舉其作之
者也諸士方明倫正經絃誦不輟寧惟是尋章摘
句紆青拖紫以應之耶抑志尹學顏流鴻樹駿以

應之也孔孟顏曾之書童而習之濂洛關閩之學
長而聞之余不敢悉舉吾蔚先輩中典型尚在人
皆吾師以德行應則有史先生東昌之孝無間言
以氣節應則有龔先生諒之從容就義以經濟應
則有郝先生杰之鞠躬盡瘁以文章應則有尹先
生耕之著述自命以理學應則有鄒先生森之致
知格物是皆產於蔚學於蔚至今尚凜凜乎有生
氣者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諸士身近高山又
何必仰止遍海內先名後實以辜我侯作之之美
意乎年來科第多人後先輝映諸士入學宮承教

澤霞起雲蒸奮然而興以待異日之用卽與吾蔚
先輩諸君子聯踪接武又何多讓且人視蔚爲窮
邊絕徼者論地也非論人也人傑則地靈亦非風
水家荒唐之說也合觀壬午以前甲申以後盛衰
興廢之理皆實有徵驗在人耳目間卽我侯藉手
以報

子者尤勿作尋常文具觀矣諸士其善應我侯哉

退思堂記

陸隴其

靈壽縣堂之後曰退思堂蓋取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之義余旣重修斯堂而深有味乎其名夫忠以

盡我之心宜若可以無過然天下事有定理輕重
疾徐寬嚴厚薄各有其分過與不過其辨在毫釐
之間而人常不及覺夫惟聖人見理明而處事熟
隨其心之所發無非至善不待思而自無過自聖
人而下大賢如顏子猶不能保其無幾微之差顏
子而外又無論矣非慎思之而善補之末由去也
故孔子告子張曰主忠信徙義主忠信者進思盡
忠之謂也徙義者退思補過之謂也彼爲致良知
之說者謂致吾心之良知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是知主忠信而不知徙義知進盡忠而不知退補

過者也其爲學術政事之害可勝道哉坐茲堂者
母曰我盡我心而已其亦思輕重疾徐寬嚴厚薄
果各得其中乎不蔽於氣質乎不囿於習俗乎不
矯杜而過正乎不因噎而廢食乎有時獨斷者不
爲荆公之執拘乎有時從衆者不爲蘇氏之模稜
乎如射之有的不中其的皆過也如匠之有繩不
中其繩皆過也思之而補之而後吾所盡之忠庶
幾可以無憾不然自謂能盡而毫釐之間稍有偏
倚其害於民將不可勝言嗚呼盡吾心而猶不能
無害於民而况其不能盡者乎可不懼哉可不懼

哉

重建大宋橋碑記

王原祁

禹貢開田賦功莫先於疏河導江大司徒稻人所
掌專修澮川以洩水而史遷則書河渠孟堅亦志
溝洫蓋以田賦皆出乎水利水得其利則農田乃
可無虞夫然後菽粟豐而租賦足衣食裕而禮義
興其所關豈細故哉故大者足以徧天下垂無窮
其次亦利一方澤數世田賦不可一日不治則水
利必不可一日不講也渚陽之大陸澤爲九河下
流每遇秋霖則九河滙於大陸大陸汎濫於平疇

沃野間禾苗盡成巨浸而百泉河至大宋村又衝
決民田數千畝共淹糧地三分之二是以民日窮
財日盡當事爲之束手無策不知大陸本皆耕作
之地向有洩水二道一自西北流至古滏河經隆
平寧晉入衛河而注於海明嘉靖間正順二府起
夫合濬而民賴其利一自東北雞爪河出新滏陽
以達天津明時尙通順治十八年邑令吳懷忠復
爲修濬所以大陸乃可耕作而農田不至淹沒也
今則隆平之河盡塞民皆築室以居新滏河亦淤
成高地彼此牽制俱難議濬余不得已於癸亥歲

築灋河長堤二十里可救二三千頃之良田乃以
子丑連潦水勢洶湧堤旣成而復壞人咸惜之至
於百泉河發源太行山經邢臺南和之境而環任
之東南爲大宋村廢石橋所淤遏遂橫決杜科等
村被患最劇余爲築口者兩年於茲屢合而屢決
去冬乃議撤石橋以達其流於大陸而大宋士民
執風水之說物而不化余再三開陳其利害於是
翻然樂從今正月始捐俸興工盡發橋石之陷於
地者重建高石橋一座梁高一丈濶倍之其規模
視昔有加五閱月而告竣衆因請余記之余惟爲

民牧者惟問田賦之所從入而不問田賦之所從出因循成習委天地之大利而不知視斯民之疾苦而莫之救可勝浩歎昔大禹治河首鑿龍門而水性始順今通此橋其功之大小不同而順水之性則一也但橋下河沙易積每歲水涸時必常加疏濬不致復陷於淤泥中則爲功易而爲利久後有爲國計民生考渚陽水利因此橋而并議大陸之疏鑿者庶幾信而有徵東坡謂水利不可誘之於天專咎人事之不修真千古知本之論哉若兩村人士皆有樂輸襄事之功亦不可沒也例得書

名於後是爲記

重修董子祠堂記

李光地

凡仕宦所至首考其地之先賢先儒以暨名臣高士風被於來世者爲之垣墉俎豆使邦人有所稱思禮也景州舊有董子祠而窄隘無規樞且蕪不修無以動州人仰止之敬歲甲申知州事周鉞遂更買地於城東偏斥大其基出資營葺凡門堂室廡齋房具備自舍菜降登及官吏止憩學者講肄之所皆寬然有餘又能以扈從自請於

天子賜以額字曰闡道醇儒此千古之異數而鉞之勤

懇誠欵爲可書也吏部尙書管理直隸巡撫事李光地觀祠之成而記之曰韓愈氏論道醇孟子而疵况雄當已然於董子則莫之及何哉在漢惟劉向頗知之以爲王佐之材伊呂之匹劉歆班固雖頗過其論然亦謂六經離析之餘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則非揚雄以下之所及也韓氏於孟子之後樂道揚雄至於董子同時如司馬遷相如皆有述焉而獨遺於是是皆以華實爲進退豈篤論哉自宋以來更歷大儒而其品始定於是三策之書上擬七篇而與之相接蓋其曰天性曰天地

之性則性善之所出也其說雖源於孝經樂記而漢唐諸儒未有能述之者謂非有聞於性與大道之傳者乎其對江都王義利之分王霸之判則孟氏所反覆於齊梁之廷累千百言以悟世者如此而已然則謂孔孟旣沒董子之學獨醇程朱之言不可易也自是而又五百餘年以

熙代堯舜孔孟之統復合三十年間自鄒魯聖賢之區以逮濂洛關閩諸儒毓生居寓講讀之處皆賁以

天章高輦巨榜而董子舊里近屬

畿封亦徼

俯俞下州小臣之請闡幽顯微使千載道系粲然重光
恩明意美垂示罔極程朱之言至是益信豈非所
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地適以持節於茲
因木石之竣記識月日自托不腐又將使州之人
士仰窺

聖代表章之盛下守此邦文獻之傳庶幾嗣音有繼爰
述舊聞表新褒以告來者仍使鉞董其事而勒之
祠左

遊

京師郭南廢園記

汪琬

出宣武門橫徑菜市穿委巷而南得廢地數畝有
勝國時民家故園在焉余居京師十年遊其地者
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箕踞偃松之下相
羊雜花之間余與二三子皆樂之日中而往及晡
而後返余乃告二三子曰昔孔子樂以忘憂子淵
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皆至人惟道德之適而
性命之安是以無所往而不樂也至於吾黨則不
然學焉而不足養焉而不充紛紛然劫之以憂患
而濟之以私欲斯二者日尋未已則其所不樂者
不既多乎苟非有所寄焉亦何以適然而笑灑然

而歌悠然而有會心也哉然則吾與二三子取酒
以爲歡擷芳以爲翫蓋亦出於無聊之思不得已
而寄諸斯園以相樂也非所謂樂其樂者也夫必
能樂其樂然後命之曰至人

勅修福聚寺碑記

蔣廷錫

蓋聞發宏願者開八筏之津得大善者集三明之
福均分慈雨百祿罄宣廣蔭法雲兆民溥被菴羅
園裏吉祥與歡喜俱生蓆荀林前嘉慶隨因緣無
盡涿州福聚寺者地本

神畿門臨大道挾河遠派接聖水之碧潯鳴澤淳流

注甘泉之黛壑琉璃湛澈桂映寶池瓔珞紛蕤椿
標慧日洵招提之清境實蘭若之靈基

皇上嘉豫春和歲巡甸服青旌按道存問高年雲蓋行
郊省觀風教舉菱架石推能仁濟度之功望杏瞻
蒲展上德耕耘之報孔昭符貺屢紀豐登

鳳輦經臨雁堂締構出

宮庭之布施俄開四面遊觀現舍衛之規模頓起十
方敬禮金沙始築磬鼓訖工

護念衆生

錫名福聚青鴛白馬儼列三輔之中矯鶴騰螭高出九

循之表觀

光童叟投體珍臺侍

躡簪纓停驂淨土啟無邊之禪悅烟霞悉佛性道芽締
有覺之良因草木盡心燈意藥覩化城幡影塵袖
珠還聆梵宇唄聲蓮舟岸近足圓勝果益暢

皇風爰綴蕪詞用宣香界俾仰神道之自在咸知

聖造之同和豪鏡千光千千福相潮音萬種萬萬福田
契彼真如並躋仁壽云爾

新建保定總督公署碑記

唐執玉

我

皇上聖明天縱勵精圖治明目達聰凡四海九州之內
吏治之得失民生所願欲無一不厪

聖心宵旰靡間百度振興凡城郭川防倉廩道路宜完
舊以便事經始以利民者無一不周諮詳度立發
帑金次第修舉維保定督臣公署舊在城西北隅
湫隘庫陋觀瞻不肅雍正七年欽天監監正明圖
戶部主事管志寧奉使易州

特諭道經保定相度督署基址當城之中得叅軍舊署

辨方而定植焉尋奉

怡賢親王傳諭前署督

臣

楊鯤庀材鳩工並發公帑作始於己酉三月朔後

三日落成於十有一月望後八日其東西之廣度以丈四十有二南北之深幾倍焉周垣崇閣庭階軒廠自治事之堂燕私之居文武將吏歲時公讌之所朝夕聽事之廳以及合樂之軒教射之圃材官之次衆隸之舍府廡齋廚細大畢具工方訖功而臣執玉適蒙

聖恩承乏於此伏念我

皇上鑒照寰宇一日萬幾以一督臣公署之不稱乃得上達

宸聰俯賜經畫俾得其宜則當此任者所以察吏之疵

求民之隱以宣我

皇上之政教者當何如以一督臣公署之不稱而遣官相度給發帑金恢宏舊度以安其居處肅其觀瞻則居此地者所以竭誠効忠無事不敬無時不勤以稱我

皇上之德意者當何如豈惟臣以非材叨冒

恩遇朝夕出入觸目警心以自勗勵哉凡監司郡守及二十有二州百一十有七縣之牧長旅進於斯者皆宜鼓舞濯磨各張厥職以自奮於

清時也欣逢

曠典宜勒豐碑以垂永久臣執玉乃被濯宿齋而敬記

焉

蓮花池修建書院增置使館碑記

李衛

皇上御宇十有一年久道化成俊乂輩出諭德宣遠輶

軒四達

命直省建立書院教育英才德意之厚與天同功

畿輔首善之地應

詔宜先而上谷城中楹接栢連擇地不易又惟周禮國

野之道有廬有宿有候館亦王政也會城當西南

十省孔道貴戚近臣奉

朝命往來及分節 畿輔大僚以公事來者郡無公所

假館市廛何以佐

明德恢政體也古蓮花池上有臨漪亭肇自唐上元間

志謂魚泳鳥翔得瀟湘之趣地故寥廓元守帥張

柔崇構館榭始成鉅觀明萬歷間闐闐四集軼有

其地先後守者購其遺址葺其頽圯正其方面位

次池館之規制遂相傳至今邇諸學道之士澄心

利物攬勝好古今昔同揆良有悠然當余心者而

余於斯地迺一舉而兩得也始余以雍正十年建

節保陽環池行數十武亭館就荒池水闕不東注
顧以林泉幽邃雲物蒼然於士子讀書爲宜周廻
餘址寬閑爽塏又於冠蓋駐宿爲便輒欣然有得
期於公餘葺理整頓以爲吾職所當爲而建立書
院之

詔適下爰與司藩王君司臬寶君觀察彭君郡守縣令
商度以大門甬道折行池北故有南嚮聽事堂後
精舍便室東西廊廡大小曲房若干間因舊起廢
建爲書院凡棟宇檐檁椽軒窻階除牆垣門戶
之制無不新鐵石瓦甃丹雘黝堊屏幃几席之材

無不飭計徒庸書餼糧屬其役於清苑令徐德泰
而董其成名以蓮池書院從其始也又卽書院東
甬道西地鳩工庀材構皇華亭館如干楹方嚮規
模略如書院公遇燕見退食居息賓從登眺駮服
僕御莫不有所制綦備矣循甬道直行池東折而
南地可五六畝舊有廠軒曲廊葺而治之益構南
嚮聽事五區東嚮精舍三區亭一所小山叢樹竹
籬松牖參錯其間爲垣三面別曰南園備課士譚
燕之所又使節之同時並集者可以環池而居也
新舊共爲門三堂五齋四左右廡八魁閣一廊五

平臺一亭二樓一小屋四十餘區池二橋一經始於雍正十一年之五月落成於是年之九月共費金錢若干萬動支公費若干餘皆余捐養廉以足之既成延名宿集諸生肄習書院勸學興德敬以賜帑千金置常稔地歲課租以資膏火此後從游日衆脩俸餼薪定議公捐以期經久榜所下

詔旨於院之上方而志其條約於講堂之次雍正十二年冬 親藩奉

命過保陽舉帷池上亦得適館之安若其他公卿侍從行李往來車馬有所無患燥濕使館之成於政體

得也兩院東西相屬面清流爲限跨石梁爲闕使節應酬與匡坐唵誦不相妨雜至其叢薄交映碧浪成文羣籟吹萬時鳥變聲雖喧寂異境動靜殊趨然一俯仰而同領略其高曠一聞見而同觸發其天機游神物外不分畛域會意象中通無隔閡則又天造地設而兩得其所者已曩余制浙修舉紫陽敷文兩書院訓迪泐士頗有振興又凡湖山勝槩舊蹟所存加意修葺以爲太平液洽詠歌之一助也今茲之舉旣以宣

朝廷樂育人材之雅化而益以廣

聖皇惠使臣軫原隰之盛心且以表

王畿都會之中巍乎煥乎有以廓大古人之遺蹟而更
新之吾知萃麟鳳于文苑徵杞梓於儒林樂嘉賓
之至止頌德音之孔昭絃歌詩誦旨酒吹笙池館
之勝山川之靈且自慶其輝光之日新而遭逢盛
事有什伯於千載以前者是固封疆大吏有事斯
土者所樂爲而後之君子亦願以時修葺歷永遠
而勿替者也遂記其緣起而鐫諸石以告之

保定郡學樂器記

王 暮

古者造士之法必以詩書禮樂而樂爲尤重自虞

廷教胄歸之典樂周禮成均之法掌於司樂學者
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幼而習之迄於
大成而不廢其效能使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
易俗天下皆寧故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以有此
具也三代旣衰古樂放失至秦火而漸盡焉世傳
始皇定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僅存乃改周大武
曰五行房中曰壽人沿及漢魏代易新名而仍其
音節然惟用之朝廟非鄉人邦國所得與漢明帝
作大予而以雅頌之樂用之辟廱享射嗣是春秋
釋奠器設軒縣舞用六佾得與士庶共聞之有唐

定制獨尊吾

夫子爲先聖樂用宣和之舞後世釋奠用樂多仍此意雖聲容節奏不必盡如雅頌而音希節澹進旅退旅以視淳古遺風或庶幾焉我

朝定樂特設中和雅樂

皇上推崇

先聖追封五代鼎新廟宇祀典器物出

內府製造頒之

闕里而郡縣之學備樂者猶寡歲在己酉余承乏保藩春秋釋奠屆期行事則尊彝俎豆粗畧不完而

樂器尤缺樂舞諸生俱未嫻習凡聲容之奏器物之陳未嘗一接於耳目於時制府晉陵唐公亦聞而深慨焉謂

京畿首善保陽大郡何爲至此以余世職館閣習聞雖璧遺音今職司宣化顧茲殘缺能無補輯乎又言

聖廟之樂音必太常器必倣古余感其言爲捐廉俸金如式製造爲金鐘四玉磬十有六以備金石之器簫八鳳簫二笛八篪六琴十瑟四以備絲竹之器笙十塤二柷一敔一搏拊二清苑徐君復捐大

鼓一以備匏土革木之器應用架桌無不全具至舞者所執干戚羽籥羽旄麾節節竿節架之屬亦皆備焉祭器所缺則大銅爵九小銅爵五十牲俎一亦爲添補又置焚爐一座擇諸生之老成者二人受業太常歸而以時教習次年秋祭陳於宮庭雖演習伊始節奏未熟而堂上堂下更唱迭和誦伸俯仰進退有序求諸樂官雅正之制亦若中郎之虎賁尙有典刑也於是籍其數目誌諸學宮俾典守者無復隕越焉嗟乎古樂之不作也久矣余聞忠愍楊公嘗欲訂正古樂以爲審音之法草

焉請金於帑構材於山運甃於冶鳩工於匠乘農隙集民力按式循制一建於學宮內之良隅一建於縣署外之巽隅承以崇階繚以周垣屹如煥如幽以妥靈顯以動衆始於八年三月之二十二日落成於八月之十五日基得其地工協其度不踰不愆維堅維固祀於忠義祠者十一人額曰元凱餘徽祀於節孝祠者八人額曰英娥遺範在唐言唐也恭惟

聖天子風厲之至意所以啟天良立人極一道同風以媲美中天之盛斯祠同於象魏之懸木鐸之警其

所繫不綦重哉時勤修葺以永垂無極過斯祠而
觀感者曷有既歟因謹識歲月於碑之陰

倪贊衡先生鞠完祁民婚娶紀 魯之裕

乾隆四年己未 裕奉

天子命以觀察使待用於保定而寓蓮池書院焉書院

之北卽府署相隔僅東西一衢耳時守保定者爲

四川倪贊衡先生先生固福建臺灣之觀察使也

天子以保爲畿輔首郡難其人非先生不可以守予向

未至保時凡先生所爲惠懷於是者蓋口沫手胼

不可以臚其績矣茲二十二日羣學者講誦之暇

相與津津道太守爲民婚嫁事予問之曰保屬有

祁州也者其城南二十五里曰劉家莊又南五里

曰鄭家莊雖莊也而比屋居者鱗次焉劉莊有民

曰李天美妻劉生女於雍正元年癸卯二月之朔

日子時名之曰成姐天美有同祖弟曰天旺不同

居而相鄰其對天美之門而居者曰孫九偕妻馬

嘗佃於武生趙文潤者也鄭莊有民曰郝成德亦

妻劉生男於康熙五十有七年戊戌十月廿五日

巳時名之曰廷柱雍正十年癸丑成德介媒妁請

以廷柱壻於李迨乾隆三年成姐之年十有六廷

柱之年二十矣桃夭期屆莫雁弗行歲故也時七月廿又三日天美夫婦當午而獲於田馬氏乃招成姐習女紅其家蓋衡門相望鄰姆以暱相過從九有之內不獨劉莊俗然也而文潤適以召孫九來入其室目成姐艷之馬氏瞰文潤之佻達而思有以媚之也出文潤於是犯成姐成姐危乃放聲號啼徹戶外其叔天旺聞之排闥拳文潤欲逸鄰人踵於孫九門者阻之天美亦遙駭其衢之喧奔而視則憤批文潤頰且繫焉聞於州前牧范以受代去置弗理今牧汪又以文潤子衿故隱之成姐

之貞廷柱之辱將兩蔽之矣向使守保而非贊衡先生也廷柱雖百訟孰肯爲之提而鞫鞫而置文潤馬氏於法且更爲成姐無其貞廷柱洩其忿並爲天美成德完其子女室家弗能完之願哉太守於是更廷柱之名曰嗣甲從其父成德請也劉鄭二莊暨郡城之民之聚觀於衢而歡忻鼓舞送成姐以歸於嗣甲者人千計時蓋乾隆四年己未之二月廿又一日也

魯之裕聞而贊之曰婦人之於節義也恒不男子若而其怵強暴忍侮辱也又恒百乎男子焉夫人

而至於怵強暴忍恥辱尚足與言節義哉雖然吾昔嘗以雍正辛亥守江西之贛郡閱二年癸丑觀察於湖北之安襄鄖三郡其激於義而舍命不渝務雪其恥爲快者於贛則有汪朱氏於襄則有馬田氏於鄖則有李秦氏其事大都猶茲郝與李而予之因以遂其室家也亦竟視茲贊衡先生焉然則委質垂紳不幸而當夫禍患之臨之死靡他弗恤冠而帶者或難之而閨帷中人卒能從一不貳以自完其貞可不謂之中幘鬚眉乎贊衡先生之扶綱常植節義以敦化於首善之地者視予爲烈

矣因亟爲紀之以示夫世之樂道人善者

畿輔通志卷之九十九

天國... 人善

眉平

人

